寓簡序

莊周氏疾夫世之沈濁不可與莊語也則託意於荒唐謬悠之說以詆世滑稽而其文壞瑋連犿詭詖可觀蓋實無心於言也寓焉而已爾予屏居山中無與賠語有所記憶輒寓諸簡牘紛綸叢脞雖詼諧俚語無所不有而至言妙道間有存焉已而誦言又則欣然如見平生故人抵掌劇談一笑相樂也因名之

刻本脫二十頁字

國家圖書館藏善本

寓簡
一冊底本

曰寓簡聊以自娛庶幾濟園之無心枘有如惠子者或知其為無用之用乎甲午夏寓山自序

沈寓山先生自題

畢氏刻本眉端

刻本寓山間後附此則拔于沈子老矣之下

先生、宋南渡初年成進士湖之烏程人官維揚謫居汴梁不詳其年歲卒於甘寧著為所藏若干卷中必刻于沈子老矣之下

寓山池　作詰　明遠纂

寓簡卷之一

詩之作也其寓意深遠後之人莫能知其意之所在也因詩序而知之耳然則序其有功於詩矣予謂病夫詩者亦序之力也盍詩求以微言諫風託興於山川草木而勸諫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其旨其幽其詞甚婉而其譏刺甚切使善人君子聞之固足以戒使夫暴虐無道者聞之不得執以為罪也是故言之而勿畏今為之序者既然使人之知其為某事而作也又知其切中於其所感也故後世以詩過也夫石林曰詩序蓋當時誦者得罪者相屬是則序之

刻本其作某

刻本其夫字有葉字

周公作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諒闇三祀不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享國五十有九年周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咸和萬民文王受之大介賚我小邦周誕受厥命文王蚤夙以求多儀兄弟方來篤恭而天下平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卒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嗣王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嗚呼我聞曰昔之人無興逸逸乃諺既誕人之廸乃逸乃諺既誕人之廸若時不聽乃變乃通乃或誣之以厥讎讎民百姓怨汝詈汝嗚呼厥心臧聽朕言多厥愆曰朕之德乃如此

右命孔氏言高宗

禮記注云晚命三篇在尚書余亡又云君陳大誓甫刑高宗之書皆亡蓋未見全書之出也左氏所引亦多如此

尚書堯典宅西曰昧谷古作度西曰柳穀柳之言聚也分命和仲典治西方之政而收斂百穀也度音宅古文度與宅相近而誤鄭氏當見之

別本有亘字

商曰祀周曰年而微子陳洪範史載其言乃稱惟十有三祀蓋以見微子不為周之意孔子不沒其實以表為臣之大義也陶靖節所為詩自宋世但紀甲子不書年號亦此意也

右倉曰微子當作箕子下同

君人者君極否之世能約己以厚下則否傾而為益矣居交泰之時或剥下以封上則泰過而為損矣在易之否三坤下乾上取上一爻而益其下非益乎泰三乾下坤上取下

一爻而益其上非指乎雖益也☳震下☴巽上指下而益上斯爲吝矣雖損也☶艮下☱兌上指上而益下斯爲泰矣蓋天下治忽之理不遠也成在損益而已矣

誠者天地之心也人生而皆有之惑於事物陷於迷塗是以蔽而不自見能復其自然之性則昭然著矣故易之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而次之以無妄誠之至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陸東曰此脫文也當云大衍之數五十有九其用四十有九今脫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正五十有五而用四十有九者除六虛之位也古者卜筮先布六虛之位然後揲蓍而置六爻爲如京房焦贛孟喜以至王弼皆不悟其爲脫

文而妄爲之說謂所賴者五十殊無證據又曰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此語乞誕且繫辭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豈不顯然哉又乾坤之策自始至終無非五十五數也予頃見石林歎以所見咨稟進疑不敢妄發先生曰子姑言之予曰重言大衍之數五十有五是也其言用四十有九以爲六虛之位則非也數姑於一而終於五天以藏德運化妙其所以爲數之姑終而神其所以爲用之消長者故虛一與五退藏於密秘而弗用則其用四十九焉而已耳老氏所謂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是當其無而有大衍之用也此意恐是聖人千載不傳之奧旨石林

喜曰如是如是

刻本作叫

文王重見六爻八卦之意而為六十四。自文王始也而大傳言包犧氏以來已有。蓋取諸益。取諸睽。凡一十三卦之類何也。蓋聖人謂某文像某物某傳某卦如未耜得益孤矢得睽耳非謂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不然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豈未有書契之前已有夬卦耶亦謂伏羲造書契得夬之義耳耳如八純卦之象何曾先立乾坤艮震巽兌坎離之名而後始有天地雷風山澤水火之形哉仲尼論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此三畫之象八卦小成之体未重之前也至論二與四三與五同

刻本作吊

一則

問所乃

功而異位則始有重文之象六位之體既重之後也

帝已歸妹有言人君之德與帝者相甲乙故能正人倫

也高宗伐鬼方者言人君之德尊而可畏故能克陰慝

也此前人之說可取

六籍脫簡闕文先儒強為之說如春秋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之下闕文也而傳以為甲戌之日死己丑之日亦多矣釋者往往因陋而臆說如八卦之名皆以一字獨坎曰習坎蓋習字上脫坎字也坎習坎猶曰并改邑不改井也同人于野享上衍同人曰三字注疏謂特稱同人曰者表惟乾之所能行謬妄甚矣神之用六象曰

刻本作吊

一則

當是一則

不應分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大字當作代音轉而然其義亦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良為指當作止亦以音同誤也大傳曰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然則解之之文詞當云公用弓矢射隼于高墉之上也不然何緣有弓矢者器四字哉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當作能研諸慮行二字也如此類甚衆至於說卦取象尤多脫誤不可不知也哉

剝之貳字

剝彖言下四時故文言析而言之若乾隨臨無妄革五卦亦云元亨利貞者不得與乾比也蓋屯以初利有攸往隨以無咎臨以八月有凶無妄以匪正有眚革以悔亡繼元亨利貞之下以明其不得專是四德也又屯之彖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隨之彖曰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臨之彖曰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無妄之彖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革之彖曰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悔乃亡以明其各有所當非乾四德之比也乾止

劉器之曰易固經世之用若講解象數一皆屏絕質之於陳瑩中嘗以部康節說易講解象數一皆屏絕質之於劉器之器之曰易固經世之用若講解象數一切屏絕則聖人設卦立文復將何用惟知其在象數者皆寓也然後可以論易故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方其未得之

際而遽絶之則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將何以兆恐非筮
蹄之意予謂元城固為學易者說耳若至忘言之地象
數固無用也以講解乎
易之六爻數用九六先儒皆以謂九老陽也六老陰也
君子欵抑陰而進陽故陽用極數而陰取其中為耳陰
陽大道也豈人之所能抑而退之又豈人之所能強而
進之哉其說皆系通蓋天地之正數曰一曰二曰三曰
四曰五而止矣此生數也至於六則各有所配已非正
數矣作易者用天地之生數而不用成數故孔子曰參
天兩地而倚數夫奈天則一三五是矣一與三與五非
九而何兩地則二四是矣二與四非六而何其九六之
義也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石林為予言如此
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
夜之道而知予謂知字下必有脫簡三數字或脫一句
既曰通乎晝夜之道又曰而知者不惟無義理又非聖
人立言之法易雖全書然簡編殘缺處亦已多矣先儒
或能言其一二
漢田何善易言易者本田何何以齊諸田徒杜陵號杜
田生今之俚諺謂白撰無所本者為杜田或曰杜園者
語轉而然也豈當時亦譏何之易學師承無所自耶
易有鬼神之數吉凶之先兆使人見機而作避禍而自
求福也文王仲尼蓋重易而繫之者也其於易之數知

之遠矣宜能遠禍而安其身者然文王有拘羑之辱仲尼有畏匡之厄何也豈人之福吉凶自有定數存於冥冥之中雖聖與智不可得而逃耶若曰我知其在我者無悔而任其所謂在物者則夫易之道歟令人進退語默得其時無踰患害果何預哉寔頑器凶目不辯六畫而名位充志富貴沒身者文何哉聖人已矣後之志士仁人玩占知變窮易之道和而困厄顛晦者多是也又何哉吾不知其說也

唐人顧炎深於易嘗言易更三聖猶夫三辰同軌不極自漢田丁京刘以來百派奔湊惟唐一行方見天機神交造物智斟人事制動也有機交通也無方向卿之支流委輸于我其它紬繹相述三十有餘家皆精於擴掣匿巧於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鏘而已徐氏之於禮簠簋而已劉禹錫當指龜策訖之彩不可博而得也故設象以致意得象以忘言用當其精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為權鉤者設也尋尺所以高遠通不為運斗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為卦体物理為爻位外附人事以象為得極於寒中迎數于象外自然之理不知其然雖欲強名指說無地彼枯莖枵設安能與於此乎予觀顧生之言蓋遂於易者惜其無著述傳世以盡見其所學獨出之

太乙九宮之數雖出緯書乾鑿度而傳於陰陽家者流然其間微隱玄妙之理合於易與黃帝之書不可廢也太一行九宮之法以九一二三七為四方以二八四六為四隅而五奠位乎中宮經緯交絡無不得十五者而獨不見其所謂十者焉蓋土寄王於四方不獨主時故不可以位命之也易之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是也黃帝曰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土數五水火木金皆以成數土獨以生數而不言十者土不獨居成數也又曰五運之復太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土常以生也又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皆不言十焉嗚呼可謂妙矣易之坤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作易者其知之矣九宮之數蓋出於此孰謂黃帝之書為出於戰國之偽而獨為醫家之用也哉月令言四時之數春曰八夏曰七秋曰九冬曰六皆孳成數而中央獨曰其數五揚雄為太玄亦以三一六為水兼具生成之數而五五為土言五五而不言十十蓋不可名言也其法本於自然而發見於黃帝之書與九宮之說漢儒欺世竊以為自得之學而孳孳者不悟也

易之為書雖不可為與要然聖人大聚示人以陰陽柔剛消息盈虛之理進退存亡吉凶悔吝之義雖窮萬物之變要不失其正而已若夫至數之要神妙不測者聖

人蓋難言之也後世之士不務守經合道而好詢其變
化逊迷不見涯涘廣着圖象遠徵億萬不可名言無所
致詰之數以為自得之學致使俗儒妄譏競為艱深之
說不知其常而曰我知其變不知其体而曰我知其用
既以自欺又以欺世為害滋多且如五行之在天地間
自開闢以來其相生相克以為天地萬物四時之用其
功與天地日月並矣卽竟夫非不知數然其說以謂天
地有水火土石而已木生於土金生於石勿論也夫五
物者經世之用紀歲時行氣運其來久矣不可闕一也
今加以本無之一而去其本有之二可乎又石豈不生
於土乎如用卽說則黃帝岐伯之書與洪範九疇之大

法皆可廢也又可乎蓋自漢京房焦贛之學流於駁雜
而揚雄又以四為數其繫之要之守道篤志之士不
當務多歧以迷大道尚奇記以眩正經若眞積力久至
於大而化之之聖亦可測知之神之地固自得之
我以郎心是佛或曰一師近日佛法又不同乃云非心
非佛常曰以老惑亂於人未止也任汝非心非佛我但
郎心一郎佛耳道一聞而肯之夫士之未無所得又無所
守而隨世謬悠有不愧於法常者乎
陰陽之氣專則生化之理滅故至陽之中必有陰而至

陰之中必有陽至其極則相生離為火而中畫陰也坎
為水而中畫陽也蕭：出乎天赫：發乎地皆天地之至
理也
有皆字
易曰知幾其神此孟子言之妙而揚雄言先知其
幾於神或問先知曰不知是真不知也子雲之自欺如
此
卦終於未濟何也天下之事無終窮也而道亦無盡也
若以既濟而終則萬法斷滅天人之道絕矣蓋帝者所
謂神轉不回回則不轉浮屠所謂不住無為不斷有為
者是也
刻本云此四
易者孟子所以究天人之際樂性命之理而忘其涉世

之憂患也
天下事有病難難莫思慮未至極力窮究變通隨生其
問忽有晤得其要害就以立法不惟救弊於一時而
又可以通行於久遠如貫生分封請冬王子弟是也事
有做而相類者國朝三歲發解進士率以秋季引試初
無定日舉子奔計多占鄰近戶籍至有三數處冒試者
奚於多試之中必有一得以致爭訟紛然有司多端禁
正率不能革紹興中或有建請令天下諸州科場並用
八月一日鎖院十五日引試後期者勿問不勞施為無
所煩擾而百年之弊一朝盡去更無巧僞可以破壞成
法者亦一奇也故天下事不可與爭爭而得後必有變

靜聽而不爭至於無所容受過患之地自然怙伏

寓簡卷之一

乾隆癸巳十月十二日晨燈校于知不足齋刻本日以百書雖不可石與要一

隆慶己巳十臘宇又自序內脫盖寓

三之一也四月

寓簡卷之二

明遠 纂

日至陽之進也夏日至陰之進也故於文為晉省文從便也萬物之成熟無

於此

五之日也今作晉

鉅細

為一塵之微一瞬之頃不差也梁任昉

大同四年十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匈

服董鍾啓靈址瘞任三上京

庚寅墮過九申己六千三百洟

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當時莫能辯者昉之五世孫作

之以授鄭鈇說乃悟卜宅葬之歲月日辰而識其

墓地始無一字閑設文毫釐不差也唐劉遵古大和中

節度東川借人書斗餘編忽一旦浩水大泛書盡濡溼

刻本衛

靜聽而不爭至於無所受過患之地自然怙伏

寓簡卷之一

乾隆癸酉十月十二日剪燈校于知不足齋刻本日知錄之餘書畢不可名典要一

隆慶庚午二月十五日序又自序內脫盖寓

寓簡卷之二

寓山沈 作喆 明遠 纂

凶禍[illegible]

進也二至之日也今作晉至陰之進也故於文為晉二者

鉅細皆有數存焉一塵之微一瞬之頃不差也梁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匈服董鍾啓靈址瘞任三上庚堕過七申己六午三百洟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當時莫能辯者昉之五世孫乔之以授鄭鈔說乃悟卜宅者度葬之歲月日辰而識其墓地殆無一字閒設又真毫釐不差也唐劉溥古大和中鄭虔東川借人書斗餘編忽一旦浩水大泛書盡濡溼

刻本御

静聽而不爭至於無所受過患之地自然怙伏

寓簡卷之一

乾隆癸巳十月十二日晡燈校于知不足齋刻本日以子書雖不可為典要一

陰陽二十韻字又自序曰脫盖寓

三五二千言也四刻

寓簡卷之二

寓山沈 作詰 明遠 纂

冬日至陽之進也夏日至陰之進也故於文為晉晉者進也二至之日也今作晉省文從便也萬物之成壞無鉅細皆有數存焉一慶之微一瞬之頃不差也梁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壩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匈服董鍾啓靈址瘞任三上庚堕遇七申己六千三百洟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妃當時莫能辯者昉之五世孫乔之以授鄭鈇說乃悟卜宅葬地殆無一字閒設文毫釐不差也唐劉蕡古大和中節度東川借人書斗餘編忽一旦浩水大注書盡濡溼

刻本衛

方曙之得易一毋題云上元歲閼逢涒灘易號十之三至一人八千口大水飄溺衡陽道士李德初云遵古召賓客示之有掌書記思而得之曰自上元至大和凡十三改號一人八千口者析大和二字也然則萬物之不能逃於至數也久矣雖天地日月山河至於虛空實有不免爲而不聞大道者乃欲以智計力取分外之事豈不愚哉

物之成壞皆寓乎數知數者以數知之知道者以道知之物不能離乎數不能離於道以數知之則道矣以道知之則玄矣聖人未嘗以是語人也可以語人者數而已矣戰國時多知數者如標里子之徒是也

刻本巧

刻本通

刻本前

神宗皇帝御經筵時方講周官從容問前朝前後市何義侍講官以王氏新義對曰朝陽事市陰事故前後之次如此上曰何必論陰陽朝者君子所會市者小人所集義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皆驚歎孟上已副貳氏之孝矣

周之末禮樂散亡六國之君独魏文矣好古漢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蓋年一百八十餘歲矣故其樂書孝文奇之自言善鼓琴瑟龍道引故壽如此竇公亦異人也

哉考竇公所獻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然則周官實周之遺書非後世僞作然自六國時已亡矣不完矣竇公所傳一章而已今之存者往往出於漢諸儒

刻本云也六字

庶幕所作非全書也
禮記歌雜月令尤甚月令
殷之舊也周制朝祀或獵
為文古者於禘則給爵賜服於嘗則出田邑而月令益
秋乃曰毋封諸侯毋以割地顧於立夏之日封諸侯周
禮鼈人上春饗龜為邑謂建寅之月也而月令孟冬命太史
衆占龜坼兆之正月也三代之官有列焉無太尉而月
令孟夏命大尉贊傑俊此始呂不韋賓客之所為耶
周官時史胥徒有治藏史治書胥徒民給徭役者此今
之役法也
中庸子思子之言猶可疑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和可也發而中節謂之中可也和順積中而喜怒哀樂
之有有感而應焉無過不及也則謂之中而已矣而何
以曰之列子言喜之復也必怒之復也必哀之復也必書皆不中
也可謂知言
堂王承藉于弘子厚曰藉于弘禮之歸也若曰吾猶拜
云耳不若時使節用則承勸而勸矣故曰得其指而
得其旨尚之矣大得其旨矣之指以
薄則三推之道存矣子厚皆可以為國矣子況子況
王之為主禮也益以身先天下躬以歸本不可察也
如宗元之言是聖王之典禮拳為無用也亡之可也易
女居室足矣何必奇禮也加布其首足矣何必冠禮也

仰天倚地而祭之足矣何必祷祠烝嘗也如是則夷狄而之矣左氏微戰于干
祁則誣矣
春秋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傳以謂書不時劉原父曰
非也南門者何天子之法門也庫門天子應門皋門天子之門制春秋常事不書
子應門暴不務公室而僭天子也原父自以為得
今時書新作南門者罪魯之僭天子也原父自以為得
春秋之遺旨先儒之所不及可謂新意矣然予觀詹之
陸龜蒙所著書有兩觀銘曰天子雉門賓僭天子然則
原父之說龜蒙為先得之矣龜蒙自以為留心於道於
揣微旨以南門之說觀之亦信乎有所得也

貢父春秋傳鄭伯克段克之者何甚之也甚之者何殺
之也蓋本穀梁之說謂克者能殺也信此則京城太叔
已死於伐鄢之日矣而左氏繼之以大叔出奔共又至
於十一年鄭伯入許曰募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
口於四方則是段未嘗死也不知何以云耳
左氏國語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將卑君之明兆
於衰矣抑子尊非之曰耳之於聲猶口之於味口之於味苟悅新
味亦將卑乎子池子曰子尊之言非也人之視聽好惡
與夫嗜欲之反常者是固有卑亂死亡之理夫何譏焉
又趙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成子曰趙孟將死矣非死
必有大咎內傳亦云人生倫必死子尊曰死與大咎非

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偷死耳子沈子曰子孚之言非也君子朝以聽政晝以討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固有常業也而墮偷弗務焉者非其聲色嗜欲之浸淫神明之耄昏則其病蠱之潰攻精爽之消亡也其有不獲死乎且起居動靖語言之間雖一頓一矣笑祥見焉故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語卜子浮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禮卜孟精神之所寓不可誣也

作史者務於文而遵背道理者甚衆如左氏載季孫行父之言曰舜有大功二十以為天子今行父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是行父欲積功以求舜之位也而可以

訓乎司馬遷載張釋之為廷尉論蹕橋犯蹕者曰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是教人主果於殺矣釋之不使單陛得以議論參決幾釀成一時之忍而救援法以為也此皆為之之道

劉本脫末句如此類不可盡舉讀書者宜詳之

劉朝六經之奉孟自賈之元倡之而劉原文兄弟經為最高王介甫之說立於奉宮奉天下之奉者惟已之從而奉奉所自發明葉石林始復究其淵源用心精確

而不為異論也其為春秋之說謂三傳猶獄詞三禮猶律令而春秋則一成而不可易者也士師者其詞審也其曲直而授罰輕重皆之于法吾無庸私為吾於春秋

刻本連下
五一列

求為孟陶而已故其所着書名之曰春秋獻則其義也
為春秋孟者多異說而獲麟之解尤誕公羊傳稱顏淵
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
矣此尤失孰勘按周敬王之三十九年魯哀公之十四
年西狩獲麟是時子路未死也至明年冬衛蒯聵入衛
子路死之孔子為之霣淚安預先兩年孔子歎其死於

刻本脫二字

之徒在是也且石惡名惡再世其行則未見其惡也今公
羊以其名惡而遂誅為惡人可乎梁武目其臣云何遜
不遜吳均不均吾得朱异則為異矣亦此類也

刻本脫此一行

孔子謂在可去以至於舍可
去也孟子乃謂出晝出宿以
語曰鄒夫不可與事君也其
夫之東坡解云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予觀退之王承
福傳云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而患生之
歎昔古本必如此

刻本多一

顏氏子不改其樂世固莫能知之予窮困饑寒迫切
無可李何知其無可柰何則安之而已雖歎改其樂又
奚以為哉將悲若慨歎而憂之耶憂無益於貧也不若
勿憂之為愈也顏氏子則既聞道矣予非知道者直無

可柰何而已
孟子謂居移無養移体者是始為當人言之若廬高臥氣未嘗屈也豈以宮
士不如此也但居潛心某事未嘗病也豈以食奏為
居為哉採薇首陽茹芝商山亦未嘗病也豈以食奏為
哉後世小人有身名俱泰之說者當自孟子發之惜哉
莊周謂死為南面王樂信也然是特為善人而貧賤死
無人之境其樂無疑也若夫小人為不善而富貴死者
一瓦之外更有陰禍天訣冥責散然而盡不化為異物
備極悔苦以償平生貪淫盜殺名位過人歡忌賣交慘

刻本有云字
刻本云所字
刻本士

悽害人墓殆天物之厄吾不知其何時而救也救若不
暇尚何樂之有我此理灼然無可疑者莊子自為已言
之或為善人而貧賤死者言之則可耳莊子曰其神經
乎太山而無介逝以語南面王樂矣
莊子之辯縱橫無窮自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故
人不為世利所縈雖連行而毋傷故獨超然不滓乎人
以寓言為廣其詞雖參差
道之患其滑稽自全夫執得而測之哉觀葉公子高連
齊一篇蓋托仲尼而揣摩事情則韓非說難之危者難
過非而不得非之禍真一世之奇材也哉後之為縱橫

者益祖述司而不聞大道也足以死而已

神巫季咸知人之死生禍壽福大若神壺丘子示之以地文而謂其將死示之以天壤而謂其更生子之以太沖莫朕未始出吾宗則茫然自失而走而天梵僧得慧眼他心通慧忠國師示之以西蜀天津皆不思而對其應如響至三問而莫知其所在師曰此野狐禪他心通安在二子真知道乎惟古至人精神之運與天地同流其器宇與妙變化不常豈區區徒數所能窺測耶

莊子之李貴清淨無競然魏武矣習便矣莊子乃曰便安有暗哉之也蓋國田深悟性空真風之理諸器世間皆為風力所轉我天來之周流亡礙孰知風之為我我之為空和至淡國史亡善言風其言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維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唱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之刁刁乎旭籟則衆竅是已地籟則比竹是已夫吹萬不

即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其言風之變
略倫矣自昔未之有也。二子皆不為風方所轉者觀風
之動而入於神。二子可謂妙矣然未若關雲氏之與也
佛之言曰風性無休動靜不常終當整衣入於衆中則
有微風拂於人面於風為漫出於衣中或從虛空生彼
人面若出衣中汝刀披風其衣飛揚應離汝休我今垂
衣風何所至不應衣中有藏風地若生虛空汝衣不動
何曰無拂空性常住風應常生若無風時虛空當滅；
風可見滅空何狀若有生滅不名虛空汝當諦觀虛空
寂然不恭流動風白誰方披動來此風空性隔非和非
合汝曾不知如來藏中性風真空性空真風清淨本然

周徧法界又云觀此世界及此衆生身皆是妄緣風力所
轉我常觀界安立觀此世間時觀自動觀心動念諸動
無二比屋動作來無所從去一世界內如一器
中貯百蚊蚋嗡嗡亂鳴於十方世界狂開我今洞察
風力無依合十方佛傳一妙心嗚呼天下之至理唯聖
人能言之而心悟至道有大難才皆亦能言之然相去
遠矣列禦寇莊周之視罷曇也夸雄曼衍則可觀矣孰
若句句皆入妙理而極於聖處者乎若其子之賦則為
文章諷喻而已
列禦寇壺丘子九方歅皆善相也莊周氏傳其術因之
言曰遠使之而觀其歌頌使之而觀

其能卒然問為而觀其智急与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
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
雜之以処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又曰其疏義
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此數語者相法盡矣
克之命舜之命九官皆稱其已試之實效其初命者
則訓誡之近世之所謂制告者自宰相至于従官御史
即曹館閣外任使者咸奏過實若諛佞之為者一旦
逐去詔罵又多溢惡非王言也

延州来季子陶朱公魯仲連安期生浮丘伯商山四老
人張子房梅福皆以功名顕後有自富貴而得仙者非山
澤矇儒之比也記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漁父為孔安国之師安国執弟子
之礼甚恭漁父杖拄其頤教訖将去倚杖而行
顧謂子貢子貢再拜而後受卒業孔子聞之
曰丘治春秋五伯桓為盛南征北伐
中国安攘夷狄内修齊桓之政
外攝諸侯之威以尊周室
会于葵丘而不忘其本
今漁父之容貌雖閑其
所以教子貢者大道
也可不再拜而後受乎

寓簡卷之三

寓山沈　作哲　明遠　纂

讀史者但知武紀封禪書爲譏也不知子長贊文帝漢興四十餘載海內艾康之盛乃鄉改正朔封禪讓未成於今而孝武初即位未有德惠及民便修鬼神之祀公卿草巡禪則爲水仁矣此意蓋子長之微意也漢淮陰矣歸漢之以爲治粟都尉接秦官有治粟內史高帝因之元狩有農都官至武帝時始有駿粟都尉以爲軍官耳治粟蓋誤也其詳見已覓

永叔集右錄有漢繁陽令楊吉神云君叔文太尉重處妻運米萬斛助官賑貸以乞君

剡本搜

剡本搜尔

還永叔云出米乞令前史所無予謂兒寬爲左內史以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其去之大家牛車小者載負輸租繼屬不絶課更以最入賢公運米乞賢令之心也

孝文時得魏文侯樂工賓公年一百八十矣自言十三嵗失明父母教之琴能爲雅聲雖老不廢忘然則賓公自少鼓琴一百六十餘年而平生未嘗識琴之形也雖日工之專不以別析分其心亦可謂得其妙而忘其質而遺其聲蓋聲形兩忘矣

漢霍光廢昌邑立公孫詡即位臨淄王詠常代平四難既成謝仍楊敞鎮紹京畏悟出怖懼敗大事賴敞夫人司馬氏紹京夫人許氏數勸極諫後大謀既定可謂知婦人矣夫本朝宣和間日安撫燕雲舉賊天下繒錢督責極嚴○富俾於家○有海州懷仁縣楊二翁者以妻劉氏貧家稍能○十屋始不可以百鉅萬計一日劉氏謂其家老與二子曰吾聞君子之貴於多財謂其積而能散也謂其能賙鄰敬里下戶無所從出期用兵日費千金而供軍不辦國家濟大事也今國家會迎復利法其害於吾家君此中央視鄉黨之困與官史之負罪而畏然漫不省於我安乎富○者○怨之所○歸也○禍之所○歸也○爲○義之勸○

刻本下
輸下有若
字盖下
脫空格

已當一書
今失傳矣
惜哉

右○○○

剡本楫楔　曹公初作相國府門始布楔
語字便去人皆不晓去簿楫
楔門大开加板榜
剡本作大开　黃河能成有文老来观日大好乎但近東近西近南近
并　北就開之日是言并大
云也字　也與像之法日與日先也小
剡本當　可增也
可增也

剡本楫楔

曰蕭條方外寔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顧劭周密
統曰子名知人吾與子孰愈士元曰陶冶世俗與時浮
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業經綸大務吾所不及若乃
曰之長有人論孔公曰清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逸少
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行業有餘仲祖曰温潤恬和拒違人
公論刘真長曰清蔚簡令大
高爽邁世謝仁祖曰清易令
羊曰兆兆清便殷洪遠曰遠有致思若不官才能所經
番不如諸賢然以不才時復
高寄不與時務懷自謂此
理倫和吾悦康伯忘倫理
吾悦大度自此以累吾耳

百之甚矣晋人之好品藻人物而高自標致也吾夫子
刻本云旨字自其字 所謂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者諸子之謂乎蓋其端
起於東漢之末士陵南北部三君八俊之流皆以語言
以相名目其漸至於黨與相攻訖成禍乱不可救藥
初也
刻本尺書 晋人雅尚玄遠寔於世情澹薄今觀其書忧感歎咲雖
極於漢帙沈思纏綿不能自已至有自新婦母子去寂
寞難言之語所謂玄遠冲泊者得無實乎大率晋人以
心跡不相關爲自解免比風敏最其高者也
謝東山雅意在江海王會稽游蜀都登汶嶺宇宙之
人終以不遂其志爲恨此皆無窮之地非象奪之
刻本體
刻本云字
為之體矣
庾亮夏月料事王導謂正暑可小簡之亮曰公之遠事
忽忘和嶠觀簡皆謂盛色轉之會歎於衆轉指日
欲以奇謀襲取之是果有謀也而猶不果功名之
靜宅大得人心耳漢曹相國之遠法也而亮亟下以簿
書期會望之譏矣
刻本極
司馬昭稱阮嗣宗言近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
物可謂至謹世皆以昭爲知嗣宗者非也昭方圖魏室
人之知其微也故勉比語以諷在位使不敢言耳大率

刻本首也
字

姦臣擅國皆深畏天下之議論長短發其機謀古今一
律可監戒也
石崇殺巨卿取其財貶以償罪
固無可言者然崇方盛時園
珠之貞實容有安仁之美而又自能為文章如思咱引
深得楚人意韻天之所賦有奇偏而不均者豈又何吝
耶
之過溫怒曰昔劉景升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常
牛引重致遠當不及一
朝命於宅設大會齊大集
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
乙復來尚之失色相謂
所謂之道之人不可與久
石季倫金谷澗詩序云或
孤觴而悲之曰使崇而果
之禍哉

刻本脫
刻本云有
一則祖也

不稱快四座驚焉王僧達
敗猶何尚之
致仕後復
朝士自行香不僧達曰頓即
一老狗放之無憂去
宗德云以高跋
知是理也豈復有白首同歸

刻本脫
刻本云有
一則祖也

樂廣言名意而文喪
文而喪
又非季思所及也步仁取意輔之言而為作讓詞曲盡

遂成如製可謂善用所短孳與太叔爭名更相鄙詬可
謂不善用所長
宋王晏既尊寧明帝得位權執薰灼而從弟思遠獨勸
令引決保全門戶晏笑曰吾食粥未暇共事迫又數日
天下人有勸人死者邪已而及禍嗚呼思遠可謂達識
先見之士矣唐白樂天稱皇甫鎛云公之仲君相位操
利權附鎛者衆公獨超然貴仝之勢而交能及仲偉罷
從而緣坐者亦衆公獨皦然晉卿之親亦能保晏部謂公
之仲善練世務當鎛用事時鎛自請以散官
自東宮庶子至少保分洛京者一十有五年嗚呼若

諸葛是氏云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沈慶之亦
曰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長貧賤於危疑之中不
知防患身死人手慶之功名忠節爲一代宗臣八十之
年而卒爲狂童所殺富者危之府禍之門也貧賤
自足樂何爲不可居若富貴者
以處之何必至於危機難守
齊高帝嘗酒設尊贈寀神思
文季曰子里尊黃公酒設
人以比木干協故皆地名無
齊梁間山陰隱者孔祐矣行
積錢數百斛視之如瓦石樵
競取入手即成沙礫觀

此事可以知命分之所當得者不求而自至其所不當得一毫不可取也不貪夜識金銀氣旁祐之謂即人言造物者好戲人非也蓋以警世也

魏太武太平眞君四年詔切責臣勲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宴享論道陳謨不宜復煩以劇職此亦光武保全功臣之意也惜乎史狄性思勲藩之不得自全者衆此甚所以不終歟

梁徐勉表上所修五禮云具列聖旨為不刊之典寧孝宣之能擬宣孝帝之足云為文鄙拙乃至此甚可笑也予觀本朝自建除以來凡有刑修勅書遊表與載新書之前皆典麗疑雲布宣政間文知尤勝李於郊祀禮樂稱慶功德制詔赦宥之文事關國体者尤為可观蓋文明之世也

隋將虞孝仁性奢靡從伐遼以駱駝負巫盛水養魚亢庖本朝宰相丁謂從東封用木画養魚載以大車每擊鮮斫鱠享仁以誣告被誅謂坐奢僭修飲故耶

唐文皇帝未建義時嘗飲禹文靜家文靜坐榻上見宅南大池中有白龍下飲水池中大魚皆躍上岸以百數良久乃隱家人共見極驚駭太宗恒齊物文靜曰辞中謁甚多入公家池中飲水極清冷快意文靜視其體猶溼也明皇幸徽時掌卧洛陽令崔日知宅中知

見有大蛇在藤花架上食花幾盡既覺謂曰知曰夢中
饑甚食藤花甚美　本朝太祖皇帝微時游洛中入長
壽寺枕佛殿石礎以睡寺僧見有赤蛇自承甚異隨息
出入帝鼻中心異之帝既覺僧問昔所往因獻錢帛騎
乘等上方貧得以為資往見梁太尉於澶州即岡世宗
也自此立功業以文色天命為天帝子之照蓋偶然哉
神龍蓋人主之象也

史氏書事之法為其事關大體則書之矣於宰相讀明
之職爾何足書　魏鄭公為相有一曲吏子注官公便意意不與事不知竊
馬周獻特一封縣尉

刻本無自此字至此字

語宮外甲曰官職繞由此公乃乙曰天耳動公微聞
之戲召甲令持密封小帝與侍郎俾往官甲初不知
所以出門心痛不能行反
甲心痛自愈而鄭公甚駭
人出官令史趨思明以次當得而略不自言問其故曰
某明年方當得官故不言也請書其事封記首壁尤則
驗之矣之上幸溫泉見白鹿杲天即改會昌為昭應縣
光庭特注思明昭應尉意其預知不有此新邑欲以放
其言也發壁視書無差為之一典事一尉至微也而有
定命存焉不可以人力致也而可以妄取乎

寓簡卷之三

十月十三日燈下校抄宋小字本
陰雨連朝是日始有晴意夜半
月色凄冷如當霜天坐對也

寓簡卷之四

寓山沈作喆 明遠 纂

韓退之讀鶡冠子為是正訛謬數十字云十有六篇今
其書乃十有八篇不可放鶡冠子者楚人居山中其著
書本黃老近刑名家好論兵詞旨剽厲而切激使其得
志而為政於一國成功當不下公孫鞅為禍尒恐未讓
也而愈謂使授其道施之國家功德豈必云者吾弗信
之矣抑韓子好奇之過也龐煖師事鶡冠子而不傳其
姓名班固云煖為燕將師古音許遠切
鶡古曷切
韓退之言萬物不得其平則鳴若蛟蜚者其林箐亦不
自知其矣食后土而飲黃泉於其死已過更有何鳴不

平而如此終夜長鳴不昔休耶抑自樂其過分耶

韓退之謂高閑上人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其為心泊乎無所起其於世滔乎無所入其於事子也而何闢於佛乎

退之力去陳言如子孫之於祖考三川皆震子厚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陽者氣而已滔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止自流是惡乎與我謂自闢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與我設子沈子厚之孝謂天人為不相知莊乎昧乎治亂善惡無所主災祥為不足畏也是使有國者逆天而慢神為惡而弗知懼也日月星辰之行悖於上山川崩竭於下陰陽之氣錯於

剡本山

剡本崩

剡本無此字

於其間而曰吾弗預知也彼形而然耳彼氣而然耳治亂非所慮也是賤夫君者也

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童子厚曰凡言盛之及後嗣者皆勿取子沈子曰若是則為善者何以勸矣夫為善者之不幸而不昌其身也則子孫猶有望焉世之知是理之不誣也故中人之可與為善者競於為善矣夫孰不願其子與孫之盛大耶不然則盛德百世祀與積善餘慶者非耶

剡本云云

如子厚文集多假妄如柳州謝上表云去年蒙恩追召今夏始就歸途裹陽暫憩臣有舊見臣暑月在道相留就館尋假職名意欵厚臣非臣耐顧予按于

頃在鎮跋扈日久元和三年
月拜司空至八年二月頃以罪貶為思王傅而子厚詔
追赴都乃是元和十年頃之云襄陽久矣豈得留子厚
假職名哉且謝上表不應言又此文理不倫定知其偽
也又有代劉禹錫同州謝上表子厚以元和十四
年十月死柳州而禹錫至文宗朝大和九年始遷同州
距子厚之死十七年矣安得尚為夢得作表其文理猶
作偽顯然而編集者昧昧不能刪去讀其書者亦不復
發摘可歎也宜集中自有同州刺史兼長春宮使謝
表甚善子厚集中又有上大理崔卿啓等亦甚佳凡此
非子厚文

柳子厚自言僕嘗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
又二十年來編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
是甚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予初謂不然
不敢信也及遍觀古法書或真蹟或石刻真贋參半年
歲久遠人間殆不復見其僅存者皆歸御府但追想其
筆勢飛動精神發越耳古刻無生動意態典刑其在遺
法頼以不泯亦可以論其世也予因以楷考筆法淵源
自其實高至于毘仍雲乘信乎其体変隨時有新雖石
今特異然流派不相雜也又以知李閣不專聞見不轉
就見其有所得也哉
李太白云于小時大人令誦子虚烏有亡是公之反而

游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遁酒隱安陸者十餘年夫人之教
其子必先之以詩禮所以防閑其邪心使之可以言可
以立動連於法訓乃可貴以成人之事耳白方幼稚而
其父首誨以靡麗放曠之詞然則白之狂逸不羈蓋示
過庭之所致也
郭元振十六歲入大季一日家送錢四十萬出郊衣裘
服玩皆行者則之親未登塗也蓋以車中錢與之裴寬器
郡守西歸見一士坐樹下甚貧與語哥之舉一瓢金帛
盡與之不辭登舟奴婢僕寥者輒鞭之乃張除州也元
振寬固是一時英傑其氣量偉特視數十萬金帛猶以
與人真微物耳貴在於得其人耳建封居然受之若

刻本元振下有字刻本居

報刻本作四

所素有器量無愧謝之色尤為雄偉其器度可想見也恨
不知元振所與者為何似人亦必不乞惜名氏不傳耳
因觀刘中山集見有任同州刺史日謝表云伏奉制書
以當州連年水旱特放開成元年夏青苗錢并賜粟麥
六萬石仲長吏逐急濟用不得非時量有抽斂於言姓
者又表云敕牒度支奏諸道節度觀察使及州府偕使
首司錢物斛斗等數內同州欠三萬六千二十三貫召
並放免按夢得以大和九年至同州明年改元開成此
表皆開成初也唐至開成已為季世然朝廷猶有
憂民之心其所施惠寬貸以予民者一同州至緡錢粟
斗以數萬計合諸道亡慮數十百萬猶賢於復世當民

刻本元振下有字刻本居

報刻本作四

刻本誤作一則

刻本漶

刻本使

刻本元

力因斡室無蓋藏之時到處次骨盡其膏血而曾不之恤者有間矣

唐于公異為李西平作牧京城露宿去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鍊篆不移廟貌如故比皆為二以而不知其所自先是傳李支為宋公劉裕侍謁五陵表云山川無改城闕為堪宮廟頓榮鍊篆空列又字文周平高齊詔曰出青海岱折簡而來與比河南傳撥可定公異蓋出此也近世陳履常稱曾南豐表語云釣陳大徵星緯咸若嵓崙渤澥波濤不驚信為奇偉然韓退之先云桁木天街星宿清澗比嶽匹閻神鬼受職子固亦淵源於此耳世間好語往往壞於相似前輩要作不經人道語然用意過

當又黑正氣為文務大體又似不當如此要自清新簡遠為佳耳

唐盧氏雜說論當時詔勅褒貶之言王公卿士始褒卒貶謂其主璋特達善無可如貶責則曰以斗筲一材罪不容責同為一士之行共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何以取信尺下此語甚當近世居綸綍之任者則又甚焉廢格公議觀望時情迎合上心取快私意朝伯亮而夕盜跖甚可笑也楊庭敦謚訓箚百官既無華國之文又失代言之體漢人所謂一尊之身三基之間尤賢年後者視今豈不信然哉

敢不仕宦惟澤加於民乃為得志

刻本云則　耳故富貴得志為難位卿相祿萬鍾而志不得行為則
字　亦相樂乎富且貴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夫欲得吾
志無所往而不遂者惟隱居為可耳
劉向得祕中鴻寶祕書意必得仙者天祿閣所見黃衣
老人吹青藜論洪範蓋太乙之精也仙傳所記劉政服
未央九仙去其心信矣子政傳極言書其事若忠實懇
惻恬於勢利有難進易退之操固者得仙之資矣
刻本甚　楊雄無子明白而三逸以閒蜀都帖云聞譙周有孫不
知嚴君平司馬相如楊子雲皆有後否似誤問也意者
好賢之心欲其有後耶君子相如其後亦不復見可為
刻本云之字　之歎息也

刻本有二
皆字
刻本云和
惜身名乱
階而盜竊
竊盜之
名耳
刻本足
刻本騷

楊子雲作符命顯是隨衆大節夫復何言而後之儒者
巧為曲說欲以枝拭解免其惡是教人臣為不忠也時
人為之說曰爰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益取其語
而反之言寂寞顧收閣清靜顧為符命耶譏其反道敗
德則為亂階而盜寂靜之虛名耳
八月既望江濤漬漬湧吃如雪山傾動地軸雖餘杭郡當
其衝實天下壯觀也枚乘七發言江水逆流海水上潮
所駕馭者所擯抶者所揚汩者所温汾者所滌汚者卹
然足駭波涌雲亂如三軍之騰裝駕鮫龍從大白騙壁
衝潭橫奔似雷行磅礴伍子之山声如雷鼓其狀似矣
此真浙江之濤也然乘乃以謂觀乎廣陵之曲江何哉

浙江亦名曲江

廣陵之曲江則今之揚子江是也揚子乃暗潮無潮頭也不然廣陵安得伍子之山哉

自昔文章之言水者如左氏發太林玄虛等皆談奇雄武神變非常其狀甚偉獨未有言水者歸退之乃作陸渾山詩極於詭怪恢讀之便知行火所燃欻欻欲飛衝噴其色絳天河房欲灰而回祿煽之然不見進化之理未可與語楚詞惜誓一章起逸塵氣象壞遠眞實生所作無疑招隱士一章奇險獨出恨不知小山為雄氏深惜之漢武愛離騷而淮南作傳卅亦小山之文也嚴忌哀時命乃在屈宋師弟子之間自餘如脫故著新勿復論

柳子厚作楚詞卓詭譎惟歸退之不能及退之古文深閎雄毅子厚又不及

柳子厚設漁者對智伯其淵源自出蓋木列子蒲且子之說鈞也

刻本言循字

刻本使

刻本誤不

章聖東封衛兵在行者每遇雨當給賜鞋錢為紙錢十餘萬大恐宴備以問近臣莫知所對三司使丁謂進曰此易爾庶從之士被帶已重若有支賜難于負致宜終殿帥曹璨於行營置便領一司踰與諸軍每遇支賜路中無用各與頭子令於任營去處家人如數請領在縣官 葦運之費在軍事無榜負之勞又其家得以濟用甚安人心上喜敕曹璨問諸軍皆欣然曰聖恩慮及此

刻本三五智計甚敏也

刻本昨

甚幸謂雖姦貪然智計之敏可稱也

仁宗初即位章獻明肅皇后垂簾一夕大內小宮門晨未啓輔臣請對上與太后御拱宸門樓百官拜樓下申公獨立不肯拜曰昔者禁掖不戒于火中外震動願一見上乃敢拜詔為奉簾見之延中聳然稱歎皆曰此眞宰相器也

神宗朝王文恪公陶為御史中丞論宰相韓魏公不押常朝班至詆為跋扈韓公力請去位王公亦出為郡或謂王公之語大過予以為尊君重朝廷因當防微杜漸如此使為宰相者人人皆忠賢如魏公雖不押常朝班未為過也不幸而有懷姦藏禍之臣廢法而逼上則將

刻本神宗

刻本三五之字

有御史評彈之所不能止者矣抑春秋之義責備於賢者如魏公名德之重蓋可以責備矣王公待之不輕也予從其家得其申中書狀尚可以想見其風采今為敘之狀云朝廷之儀本乎極崇御史之職主乃絕慾況之德者天子之正衙宰臣者庶寮之表帥聞緣多故遂踰六班近者臺司檢坐敕文雖有申請伏蒙相公意似開允欲赴辄停今又數朝依舊空報當久廢之時則止是因循而有失賢申明之後則遂成一意以不恭有司義在爭官君子受人以德朝廷新立詆訶相公要退私門禮接賓客將迎諫厝未始憚勞豈可趣奉朝儀又有難易尊君接下輕重不侔謹三請以盡誠幸再思

刻本故

刻本正

刻本云常字
常字
常字語在
赦文一下

而服義人言可畏風憲難私伏望自明日常朝每日依
赦文輪赴文德殿立班所貴大臣有謹法之名憲府無
隳官之罪

熙寧新法行所遣使者皆新進柬謀功利見事風生州
縣殆不可為矣卽堯大居洛中其舊故門人仕於四方
者皆欲從機去以書求教於堯天堯夫曰今日正是仁
人君子所當盡心之時新法固嚴君於嚴密之中能寬
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徒去何為堯夫嘆美叔為常平使
者東坡報書亦云吾兄素性直而此職多有可悔者
計非所樂然仁人於此時力行寬大之政以紓吏民於
網羅中亦所益不少向聞吾兄議此多與時牾不合今

刻本脫一行

親其事必有可觀者矣嗚呼二君子之言皆有委曲救
時弊卽斯民之心不以去其位為高不以親其事為嫌
其言若出一人也當此時朝廷力行新政威福在己天
下士從風而靡其不拮節救弊而歸之者幾希矣美叔議
論不合困窮士耳餘不忍行法害民投劾欲去亦豈不
可嘉也哉然所以可嘉止於不為新法而已於天下未
有所補也

刻云所字

木朝紹聖初黨禍起名臣正士一時竄逐殆盡童子厚
用林希子中為中書舍人行詔公青詞極力詆毀出於
一手殆若專門名家者子中在元祐不得用中外久次
為展宮有棲遲之歎子厚為相使人謂曰欲相用為三

刻本云在外久

刻字作正

宗能無異議者二府可得也予中欣然從之故諷官制
皆西漢文章蓋得意語也自呂汲公而下著為一集
人救膀朝堂及制科策御題附載今存噫戲不可泯矣

十月十四日晨起梳栉知不吉宴

晴甚辰寒

寓簡 高山池作詰 明遠纂

國都莫如長安自右晉西失還武北失幽燕則秦地被
虐故國朝因五季都汴汴地形最卑本非國都是以范文正公建議脩洛陽
汴汴地形最卑本非國都是以范文正公建議脩洛陽
朝廷重遷不能從也
古來黃河由滑入鄆以都汴故欲大名莽處在河之內
故穿新河河失故道為害尤大自中原失守河渠皆已
遷徙或堙廢國家恢復中原而汴京亦不可復建都矣
常治秦中洛陽如東西京耳
國朝舊制御史闕員則命翰林孝士與中丞知雜迭奉

二人士選用其一治平二年闕監察殿中兩員舉者未上一日內出尚書劄子范純仁太常博士呂大防姓名用之二人者一時名臣後皆以道德功業為賢宰相天下稱之曰汉公曰忠宣　英宗曰小官一奏而得之可謂知人九哉

大朝以詞賦取士雖曰彫蟲篆刻而賦有極工者往往寓意深遠遣詞超詣其得人亦多矣自廢許賦以後無復有高妙之作者中書舍人孫何漢公著論曰唐有天下科試愈盛白武德丕顯之後至正元元和已還名儒鉅賢比比而出有宗經立言如丘明馬遷者有傳道行教如孟軻揚雄者有馳騁縱橫管晏卿班范者有凌卓頡

劄本者
劄本脫正
字二字

劄本沈宋謝詭詞徐庾者如陸宣公裴晉公皆負佐王之器而猶以牽于事業飛騰聲稱歸退之柳子厚皇甫持正皆好古者也尚劄意周琢曲盡其妙特文衡者豈不知詩賦不如策問之近古也盡策問之日不過禮樂刑故兵戎賦與歲時災祥吏治得失可以蒲擬可以蔓衍故汗漫而難校瞷聰而少工詞多陳熟理無過奚惟詩賦之制非牽優才高不能當也破巨題期於百中壓強韻示有餘地驅駕典故混然無跡引用經籍若已有之詠歎近之物則記意雅重命詞峻整述叙素之事則直言道麗析理明白其或氣韻飛動而語無垂澤繪交錯而體不卑弱頌國政則金石之奏閭發歌物瑞則雲日之華

劄本洪混示劄本作出

刻本硯

刻本大

刻本二

相照觀其命句可以見參植之深淺即其謀思可以見器業之小大窮体物之妙極緣情之旨識春秋之富艷詞詩人之麗則能徵事於斯者始可以言賦家流也其論依賦之工如此非過也凡改元紀號寬恩與前世諡號陵名相犯　本朝熙寧崇寧二名乃南朝章后宣后二陵名也亦當時文臣不學之過

元豐改官制新作尚書省事寫臨幸自今僕尚書侍郎以降各分省戶皆命翰林待詔書周官一篇於廳壁蘇子容為謝表云三朝漢省已叨過輦之恩六典周官謹書屏之戒當時稱之

刻本脫一行

故事朝殿惟起居郎舍人得直前奏事　徽宗朝政和間當因政府議事久上休倦故與而史官直前不得已強留聽之所言非切務也上不樂居無何京師大水李綱為起居舍人細疏數論災異知閤朱孝莊竊知而密奏之宰相退綱故前上忽宣諭曰李綱與外任奏不得上自此直前奏事幾廢矣予觀唐德宗朝高宰正牙奏事議者謂正牙奏事武德以來不敢輕改許以講政事達書情宏木言謀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舊法李綱之罷無有以先本之事諫者悟哉

紹興初宗人必先與予為中執法予既冠游京在許必

先問予曰御史風聞二字有據乎予曰王道
遣入部從事行楊州卻國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
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道問之和曰公明作輔寧
使綱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之為政邪又元魏武
泰中御史中尉奏請取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點案
并諸殿最款以案校虛實任城王澄為司空表言御史
之休風聞是司豈有移一省之事日考羙殊如此求過
誰堪其罪事遂不行又梁書行御史虞鯈奏風聞豫章
內史伏暅忽望事又廷尉卿袁翻奏曾梁風聞者悉交
斷理風聞予率茲可據乎恐淺夸未之審也于時言事
者傷煩碎失休實搜隱惡往往失實故予及之必先稽

覽予意因曰既得風聞許據又戴不蓋吾宗忘年
之也
國初遠制之法無故失察生徒二年三許公為相請分
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論童聚皇帝不悅曰知是
無復有遠制者許公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矣自
是遠制遂分故失舊制按問欲奏可減以謀而殺則謀非因故不可
為殺因故按問欲奏可減以謀而殺則謀非因故不可
減而法官許奏讞何要當曰遵議雖非而要能活人吾議則是而要能殺人予
意亦難改之嗚呼君子重於用法或不難於犯顏以救
議刑之冤或不嫌於屈法以廣好生之思如二人者可

刻本多作
一刻把

謂合於罪聚從去之理者矣子由又言遵子孫皆顯官
卿中刻史十餘人一能活人天理可不畏哉
又好殺陷人於死者接諸大理天理固不遺之矣然則深
國朝天雄軍豪家劉茭亘野時誘姦人穴官堤為弊咸
平中趙昌言為守廉知其事未閒一日堤潰吏告急曷
言命亟取豪家所積給用塞堤自是不敢盜穴為姦一安
豐号陂孫叔敖所埭為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困旱歲多
侵耕其閒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溉之利李若谷知
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夫獨自是無盜決者此二事正如
救者其權智可喜也世之言政術豈盡也哉

富鄭公為樞密使　英宗初即位賜大臣永昭陵遺留
器物已拜賜又例外獨賜鄭公如千鄭公力辭東朝遣
小黃門諭公此微物不足辭維家人亦以為不害大体
屢辭恐違中旨公曰此同徵物要是例外也大臣例外
受賜不辭若人主例外恣事何以止之竟辭不受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謀畧客多取見吾謀籍未索復
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
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史議深文者不因事起之刑
足為廢人矣故公所奏用多得賢能之士文正公真一
世英傑也石林豈為子言之

范文正公嘗時嘗慷慨語其友曰天子讀書學道要爲宰輔得時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不然時不我與則當讀黃帝書深究醫家奧旨是亦可以活人也公既仕進顯貴入爲執政大臣出爲大帥其謀謨經畫所活多矣於繄則固未暇也君子之重人命其立志如此予觀東晉殷浩妙解脉法嘗有給使叩頭祈死詰問久之乃言小人有母年垂百歲抱疾不除若蒙官一診視使有生理退就屠戮無恨浩爲索脉處方一劑便愈於是悉焚經方嗚呼浩功名大繆幸有絕藝可以起死而深諱其事又以能活人爲慙悔自范公視之浩可謂不仁者哉浩不善用其所能而強爲其不能宜其敗也

歸魏公在中書問列議養兵之弊無術以革之魏公沉思良久曰養兵雖非古然猶習已久執不可廢非但不可廢然自有利民處不以古者發百姓成邊無虛歲父子兄弟夫婦長有生死別離之愛論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許中丞一首讀之殆可悲泣調兵之害乃至此今收拾一切強悍無賴游手之徒養之以爲官兵絕其出沒閭巷嘯聚依阻擾民之患良民雖稅賦頗重亦已久而安之樂輸無甚若也而得終日保其骨肉相聚之樂此豈非其所願哉予謂天下事有古今利害不同者如魏公之言可謂盡變通之道矣

別人之言

楊文公庶言直道獨立一世嫉惡如仇讒在輸忘日有
新幸近臣以邪說進者意欲收公入其黨中因閑語公
曰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公正色疾聲荅曰小人不
恥不仁不畏不義幸臣大沮心切銜之竟以事中公逐
之
程氏之孝自有佳處至推恩及其子之人竟述其中狀類
有德者其實土木偶也而盜一時之名東坡譏罵蘇海
略無假借人或過之不知東坡之意懼其為楊墨將寖
天下之人流為矯虔虜壁之習也闢之恨不力耳豈過
也哉劉元城器之言哲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
移坐小軒中賜茶自起拆一枝柳程頤為說書遽起

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
擲弃之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
生者正為此等人也歎息久之然則非特東坡不與雖
溫公亦不與也
東坡謂樂天章張平叔以儉佐承寵一名夕罪發鞫于憲府吏引曰張侍
扶亳吏是如夏日又退之所議平叔鹽法至為剖剝意
其人必小人也予觀柳氏家訓載公綽為御史中丞時
張平叔以儉佐承寵一名夕罪發鞫于憲府吏引曰張侍
郎公此曰臧吏豈可呼官銭四十萬緡然則平叔之為小人有顯狀矣
司馬君實依礼記作深衣冠簪幅巾搢帶去朝服則衣

之謂即亮夫曰先生可衣此乎亮夫曰誰為今人當服
今時衣耳君實嘆其言有理而合于通変之義也近時
有士大夫好為恢服號曰唐裝子謂稽古不至秦漢以
上固已淺矣而況於唐乎
卽伯温言洛陽有老人曰當今翁者賣藥水南北行甚甚
快自言五代清泰中嘗為兵經事榮太宗有放停公恠
可驗其衣服猶唐妝也有妻無子有問以前事者皆不
答元豐中不知所在按清泰至元豐一百五十年當翁
在清泰時已為兵則已不下三十歲矣計其壽當一百
八十餘歲而不知其所終豈非異人也哉漢孝文時得
魏文侯樂人竇公亦年一百八十餘歲献其樂書自言

能敘述導引吾意二人皆得道民生者歟安得復見之
哉

司馬温公主差役之法雖其門下士如范忠宣尚未以
為使也東坡議如忠宣温公不聽至與東坡幾不相樂
又意在必行限止五日時差役甚京知開封府迎合温
公意用五日限蓋攻歲縣雇役為差役之事堂白温
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嗚呼任用小
人而欲法之必行如高君肯王介甫之術也而温公以
道德居相位亦效尤何哉東坡以刺義勇事謂不容其
一言責之當矣

張安道日禁林詔予除此制予銜命日游瑤池特含悦然者記

前生使人登佛屋梁間簸經函發視即佛語心品細視
筆畫乎逕宛然悲喜太息風障氷解樂全蓋琅邪山僧
後身也元豊中東坡謫居黃州子由亦遷高安清雲庵
師居洞山嘗夢與子由偕出近郊云迓五祖戒禪師冕
而異之遲明以語子由語未訖而蜀僧怨禪來曰戒夜
夢吾三人同迎戒和尚此何祥也子由大駭撲曰世蓋
有同夢者耶與二上俱行二十餘里而東坡至然則東
坡前身眞戒祥師也許詢與泳門雲彦同建浮圖未成
而詢云彦長年及見詢後身為岳陽王鎮越川彦呼之
曰許云度来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黃名
警彦巧以三昧力加被王悅然寤前身說史言表激徵

時居復州青溪山因賣藥得見異人曰滋曰卦人大似
西華生禪和尚俯指亡来四十七年矣問滋以年適四
十七矣明皇雜録載彦琮為盧氏宰與邢和璞閒步遇
一僧佛宇坐松竹下以杖扣地發之得婁師德與永公
書數帋彦琮記永公為前身也三事與樂全逮坡相
類人生豈偶然哉

前輩謂今古文章無不可讀者如以不有君子其能
國乎對長為農夫以沒世矣以九州四海悉主憸臣對
億載萬年為父為妻子試名辭表有云有文事有武備
與神為謀無智名無勇功惟聖時克升四六集句真可
以為戲笑東坡表啓樂語中間有全句對皆得於自然

刻本緋

游戲三昧非用意巧求也裴
臣有緇衣之宜敝予又改以
其為越州以擅放稅降官謝表云豈若秦人坐視越人
之磨既安刘氏敢虞晁氏之危氣象渾厚示可喜也天
復道作大扇對頗傷寵賜
近世為四六多失文体且類俳而時有可觀刘斯立為
役陳少陽事呂公獨何心方虜人踰淮而南
知無罪而諸大夫曰可殺公言罷相呂元直當國汪自辨
有衛命出境者執政為報書云念冤至君孰與守敢幸

刻本期

刻本分作二册

刻本亮

刻本云呂公
經居京報
友

精爽夢猶託於故人汪伯

刻本

刻本

偷安而兵交使在其間幾能
槩舉但全篇休格或不拘是
誤盖改貴人所為文明日皇恐以啓謝曰昨朝醉去
見作事拙見實今日醒来大
子選高陽公主富貴鼎来偽
錢或戲之云向来却尉恰如
到如来噢粥處可一笑也
近世言論墨之美者多言合
義曰猶俗語當家也嘗主于
之與簡之書云下官此書甚
燕齊文宣時魏收作庫狄干

刻本干
干原字

不知以為收合作也意旅今所用不同殆非也然亦何等語

寓簡卷之五

十四日晴下午東甫小[illegible]居陳家[illegible]師竹蔡[illegible]出北關過何[illegible]薄暮[illegible]

寓簡卷之六

蘇論明皇生寢卧將也就夕列元城劉賓客或妄[illegible]于終日二人而有定力者天[illegible]前係新法如青苗取[illegible]室五均六筦之[illegible]行之

明遠蔡[illegible]

[illegible]犯則安然不[illegible]搖動不[illegible]然[illegible]雖[illegible]寢常端坐略無欹[illegible]

[illegible]恩之類示有[illegible]自盖祖述新[illegible]条當不能必行而公[illegible]決意

[illegible]寢衙命出檀三節人從[illegible]恥至[illegible]執旗信報[illegible]為之富氏園墨宣恩例往[illegible]

[illegible]貢給[illegible]映會官之士不顧廉[illegible]下陳號為小庶者示欣然願[illegible]細查不實清謀不問也因

讀退之常州墓銘載州聘立
刻本脫私字 賜州縣官下負使以名上以
之曰吾天子史使海外國不
以受錢物則知前世固已如
能繼作法於貪夫利之久
刻本云下字 復也如常州安可復得之哉
近世居長吏之任者往往好
惡容姦以媚愚民而費盡擊
不問理之所在事之曲直也
布衣與冠帶競則布衣勝
士類羞良受辱不得自伸此
道以千百姓之譽固喘百姓
刻本云民良柳 行小惠而愛人以姑息長

興縣令廳壁記 從欲皆其惡而耳
由治此以德不以惠吾論也
刻本自云下二字 張文潛言國初時天下縣令
多是資高選之年多已老
多曉田里閭事又不自專大
雖惡政整治狀而民亦蒙利
逮請墾縣令以事舊慣為令
文法使吏民思之情不通矣
輸不以為費比之事簡而
則大異矣示觀近日所用守
之

刻本斬下刻本缺

靖康京城之變四方貢賦不
軍士須 衣無帛以給

刻本儘

刻本隸

刻本精

裏刻本俱缺四字

有為太常少卿者建議洪物庫自祖宗以來所藏祭服
充物不數九數屋若以給戴士袍襖僅可足用也博士
以下和之謂得推宜之策方命具奏有老吏前致詞曰
某晉也而隸於禮官蓋嘗習諸禮文之末矣禮曰祭香
弊則埋之祭服弊則焚之冠雖敝不以薦履祀之服雖故不以為履大輕沮而止 刻本已

而可以為軍衣乎奉常與其屬大輕沮而止 刻本已

今之李者謂得料名為了當而仕宦者謂至從官為結
裹嗟乎李所以明道脩身而仕將以行志及民也以淺
俗不根之李聲律對偶傳習時文一得科名則已了當
一生而進德脩業更無餘事矣以會動無能之質何從
果污情累官簿一得從官則已結裹終身而愛君憂國

無徐事矣大如是望其脩刻
去無貪愈其言皆如此心加
惟之而不敢蔽也之千求
為之羞縮人臣節角相德
以浼天命常達得衆付之於天曰是有命為惟人主不
可言命與之治急存亡一身國敢貴命於天而歸過於
數故人主而至於言命之地則是人事已去矣
人臣雖得君要須使人主尊敬而懼不可伸也故言聽
諫行而不承忽汲汲孺孜於漢武帝魏鄭公之於唐之
皇正如此使其身得以親近而易之則其言亦輕矣宮
之奇以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已為敵國所料矣
天下事有可以為恩不能為恩而至於反為怨則以其

刻本缺四字

刻本缺四字

不仁根於心者學也今有法之所當與人情之所可與而理之所宜與人衆憐其急難竟於而欲與於是勸而勿與能無怨乎雖終與也而加留難焉是人雖得之則亦恨且怒其不及事矣向使欣然而亟與之雖其所當得猶以為恩也君子非欲激衆而行小惠也人之危厄困窮事有甚難訖有至不可以久遠俟者一愛沮終則狠俱失所可無恤哉有宗人官嶺外死家貧無

刹音尼

刹音剎

刹音世字

子其妻奉其喪以歸初不知有法當得券也既至南昌大暑中予而知之為請於州會州剛守而其人領帥事其心者小人尤不喜為義事乃大書其牒曰會廣州鉅洪五十餘程使暴露烈日中以待報此當理也

哉嗚呼不仁甚矣

自昔功名與節義其事異其道不相為謀成功業在器度立名節在學識為功業者尚權變非復名教所拘故曰為天下者不顧家父子兄弟之愛不問也同功一体忘則殺之敗敵而就吾事此豈可以節義責也哉為節義者尚名教有利重若公相之任千乘之國虧名教若毛髮許巫避去若罪讎有害至死亡在前衆人樂畏不敢施視苟可以立風勵激貪懦尊名義非大決吾趨向之甚於嗜欲非功業成敗所能勤沮也秉也教者當責先名節而賤後功業所以為天下之大閑也

刹本入聲音

刹本作

用人當以李術蓄識不當專以文詞之士使其人自慮

量行實緣飾以文章固為希世傑出雖無文采而識量操履有公輔之望自不妨大用也洛下儒藩學華自喜雖有翰墨之功必敗事無疑也

用人亦不必專主人望士固有得一世人望而臨事乃大謬者殷浩房琯之敗是也謝安過遇苻堅天亡之日僅能却敵其後勉強北征終以不濟一時虛名固不足以得士不然說築傅巖之野豈以人望為重哉

凡事度其在我者此心曉然明了則慮之必易發之必當不復加思慮而緩急皆中節矣心之見未明心物至明中梏而外變矣凡處大事皆當易難之易之柰何曰天一事不可易也易之必敗難惟無心於成敗禍福而惟道之從惟理之合者能為之不強求其必成亦不果於邀福也列禦寇曰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其知言哉嗜利徇名之子見富貴之福而不見富貴之禍而不見富貴之福有限而富貴之尚無窮有限者得其事無窮者喪其實孰擇焉

傳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謂上無刑僻貪暴之故使天下得以私議其非是也而後世之監謗諱人開口論事而壅遏以媚主者乃曰有道之世而議論政事非庶人之職也非職而言有罪焉是禁天下之言甚於防川者也不可以不察

義有可與有可不與禮有可受有可不受惟當於禮義

之中而已魏沈玠舟行遇風旬日絶糧從姚彪貸百斛
監以易粟彪命覆鹽咱斛於江中謂使者曰明吾不惜
惜所與耳彼以急病苦勿與則已矣而惡彰以辱之過
為絶物不仁甚矣晉王脩齡在東小貧之陶範載米一
船遺之却去曰王脩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
陶胡奴米彼以善意來勿受則已矣而庾氏以詆之是
為激物恥也矣二者皆不當於禮義之中處世接物
不當如此

家多偏愛者衰國多嬖倖者危人主自脫明而多能者
其臣益欺朝混亂而多制者其政益紕官聚斂而多費
者其積益虧兵民窮庶而懷怨者其心必離賢士失職
而不容者其志必降政令苛虐而好殺上下刻怠而無
仁恩者其福祚必移自古以然

忍為甚可悲

汪彥章謫居永州有士人年八十餘自言曾見范忠
宣遷謫過郡時蒙引為門下客公夫人在患難中每遇
不如意事則罵童子原曰杜隨正人使我至此公每為
一笑且以語寬之未嘗有幾微見於色詞也亦行過橋
那大風雨中舡破僅得及岸公乘急令正矛持蓋負夫
人以登煙衣民舍稍蘇公顧曰舡破豈章惇所為耶嗚
呼自古處患難如此則死生禍福與天地之榮辱得
失無所動其心者矣視子厚之區區則亦可憐矣

勤顧道望之性耿直而通脫有英俠氣　徽宗宣政間
在館閣十年不遷人皆歎其留落而顧道晏然無求進
之意李邦彥幼拜相令所親通殷勤欵相薦為從官於
公意如何顧道徐曰望之於閑冷之中以為天子通臣於
留意人材而欵取望之為不然之客乃敢受
義夫向可辭雖然相君能容
令耳客曰不然之客柰何顧道曰相君門下古以百數
其親疎賢不肖子未能盡知也相君言而曰善行而曰
是有皆是也使相君言而果善行而果是相與贊成之
可也君子猶畏其近於詖相君言而未必善行而未必
是不佞以有道規諫人從而稱與縱吏之其字於政道

刻本盧小
刻楚夫本

心廣矣今使望之為相君客得從客席間講明世務當
衆人稱善與是之際獨正色抗聲而前曰不然相君其
言迂於道又曰相君其事害於政廟堂議論天下治忽
係焉願相君思之如是而能容之能從之能終之望如
此則請從此辭歟帶歟徼幸雖然相君德量宏遠安知其不
厭於柔佞之詞而樂於直亮之論也故昔王茂宏之相
晉元也每與咨語輒一坐稱歎獨王述曰又非元亮何
得每事盡善茂宏弗為忤且歎賞之今相君欵為稱欵
周召其旨不及茂弘者乎子顧道之雖不樂亦蹙然如敬顧道之
光尧初為史部侍郎未幾

刻本凡
六十五字

刻本兩依兩

刻本岸及

刻本每頁
六十四字

以議論不合致仕居信州幾三十年年九十餘終矣
天地陰陽之氣無不與政通山川草木之祥各以其類
應江海為百谷王人王之象也水善升降以潤萬物德
澤之象也王者之國必依山川夏將亡伊洛竭商之季
而河絕周室既卑三川乃震皆國都也晉永嘉初河洛
江漢皆可涉竟乎殆哉周澤不流水土無所演國家空
弱民閒膏血枯竭災異交見川泉堙塞危亡之期近在
朝夕蓋雖以類言也
凡草木華實一發生之後歸于枯朽皆不能復生
惟其子之在核者乃能生顆粒至微而天地生成之性
具焉名萬物者不可得而名也強名之曰仁嗚呼大哉

刻本每頁
六十四字

仁者皆仁性也天地之大德曰生非仁孰當之哉
王肖氣衰王之病也淺口氣口不憭於謀猶
菽戶氣衰侵曰視非心自肖一種眞為戶氣所侵色澤
昏黯者雖極古猶為不祥物也何責焉古玉書云耳鄭
氏注考工記猶載曰班王右青十羽白炤是也
陰陽運徐自是一家記於史記今曆亦用建除而不詳
書曰如矣末日亥初初刻立秋即當日亥時以前猶是
六月節合依建日至亥初初刻立秋遂依閏日今曆便將當日
為閏日非是凡治選不可用此類至多未暇
舉舉
右今之言地理多謬誤而不名元恩記如司馬相如上

林賦入川分流相皆而異態沈存中辯其妄矣孔安國
謂三川皆入震澤底定為自彭蠡江分為三以入震澤
不知三江距震澤甚遠決魚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
足以受三江東坡辯其妄矣班孟堅謂滎陽下引河東
南為鴻諸以通宋鄭陳蔡魯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丈
一鴻溝固不能受通六國數百里又濟水自徙千乘入
海安得會于楚鄭當時言開東漕粟從渭水道九百餘
里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易漕按渭汭至長安
經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南山至河中間隔灞涯數
丈固無緣山成渠之理刘貢父辯其妄矣如此類極
多而酈元水經誕妄處十二三也

古之仕者如九淵之神龍將以利澤施天下見細德之
險微則高舉遠引而去之後世如數畜耳由厩機之食
逐之弟去也

子壯歲嘗於坐右書云修心生當念敢德慕心生當念
速死此未能戒定者攝心以其所畏也猶賢乎放肆不
能自反者爾又曰仰則求之於古人近則求之於吾君
求之於古人近則求之於吾君于天于君于古人者無
求而不得也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也于君于君者則有命焉
外是吾無所求矣
人平吾終日役役敝心神耗氣力念慮煩悲頃刻不自
樂稍得閑服輒憒忽若有閑事逮其回光反照于無一

事為已者註云然畢竟何為吾員以從人好員可閑
矣以此知能自適其適者不管其心閑事也予嘗謂樂
衣無所變便於趨起而免於拘束飲食無所嘗但於饑飽
而已貧殘陋居無所飾安於寒燠而已貧殘陋居無所飾安於寒燠而已與而者土木小中無所
惡廉於俸祿而遠禍患視夫華服以後外觀而無所順
於身珍膳以夸厚味而無所益於生高明之居厚富独
處而無所底其放尊寵之位患失苟得而無所康於民
者相去有間矣此予所謂吾員以從人好了無一事
為已者也
一涉世俗鞅榮華富貴中無一切如意事比之賤貧常適
情境界猶輕苦憂事、如意雖可求惟山林泉石間遠物離人

刘本脱此二句

而立於獨耳仲尼謂隱居以求其志。聖言遠知
吕子當知今知時時不可為雖公師之位立談可致君
子去之謂命也況命又不偶其可強進耶天下之事成
敗天也吾人也當與天爭勝乎著書澄懷觀道或引接名
海閉閤焚香靜對古人凝神斗徑醉或諸思靜睡心與
勝劇談如棋或觴詠自娛一切隨天涼當是之時須謝遣萬慮勿令相干雖明日有大榮
大辱大福大福皆當置之一眼捷許壞人佳
思習熟既久靜勝益常厚動自救便是神仙以上人也
一世窮通付之有命萬緣成敗處以無心
處困之極時命未通但可安貧守靜降心養氣以通自

刘本脱此二句

刻本注

一切外事尽當屏絶雖博戲諧謔遇從游觀亦且暫置非惜省事聊遠悔吝宴生一室數息寧神隱忍無為必逢事會有外事来觸此境界使當猛省極力止之一生之計通塞責賊自有定命一家之計饑寒飽煖亦有定分皆非智力所能為也營營何益徒自苦耳況世路方艱惟退藏為得策且只一觴一詠笑傲自適閉閤焚香讀書以窮性命之理著書以寓經濟之意賦請以發喜怒哀樂之心浩歌以暢幽閑曠遠之趣為往而不自得哉營營然者力務去之勿容其少留也名位天所賦也所謂命也有以智巧奪競躁進而得之者有以謙靜安閑怡退而得之者皆命也既曰無非命者則聽其自然豈不優於指汗顏者哉而其禍福之輕重則有間矣傳曰福莫平於無禍又曰擇福莫若輕其是之謂乎是以屏居深山長谷之中而無有寂寞之歎食未能而水極有味且安樂法也

刻本脫末二句

刻本自一卷第二十四葉以饑為飽如以退為進乎饑非餒也不又飽耳已饑而者則躁進之多患傷義豈若怡退之全節免禍也哉又有以用智計而又失之者亦有以皆時任運而終不得者亦皆命也既曰無非命者則聽其自然豈不優於血

凡人飢勿飽此小限為進食意夫飢而飽
飽而已飢而食未飽而止極為有味且衛
故東坡云早晚一齋一肉有安貧知足一日
胃小養氣二日大足三養福三日省費小養財

寓山沈作喆 明遠 纂

氣行於外與日相應日行二十八宿又三十六分人氣
行一周天亦一十八分凡經脉一周其長十六丈二尺
人一呼脉再動一吸脉亦再動呼吸定息脉五動閏以
大息乃十息氣行六尺二百七十息一周於身地之
漏下二刻日行二十分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於身滿
下二十刻日行五宿又二十分至一萬三千五百息氣
行盡五十營周於身計八百一十丈應滿下百刻日行
二十八宿終當以一十周加一分之一分又十分分之六
奇分盡矣從房至畢為陽主晝自卯至酉為陰主

剡本大

夜凡日行一舍滿下三刻又七分刻之四一刻氣在太陽二刻氣在少陽三刻氣在陽明四刻氣在陰分蓋一舍而與陰分矣滿傳不止氣行亦然噫嘻人以耽然之身而氣之運行上與天合可無貴哉有能攝心靜坐盡之氣與陽俱昇與陰俱寂如日行天終古不息日新日新又日新不已於長生久視乎何有已十一時百計二十五息

台宗止觀調息應天數其要曰得一終始周流一身中廓爲宮八極氣與天

刻本靜智澄諸念竟識動淨慧發生身心客塵從此永滅至真日新又日新不已於長生久視乎何有已十一時百計二十五息

台宗止觀調息應天數其要曰得一終始周流一身中凡一時一十一百二十五息一晝夜計一萬三千五百息息息調心靜回光反照由一氣之運行出入於身中至真其樂日新

縣二若存寂然不動與道同體

視身如雲視世如塵中有至真其樂日新

因緣集有所得云隨順空緣等於空觀

已久為義不當望報旦如救護生命彼物何知雖然得脫死就生向從識救我者為業人天地神明雖云疎而不失亦何曾事而察之然善人須得善報者由心田止心田中不得善種即然生出善果故已為善不望報者其種不惡也若更加之以性理之条所謂非說法要譬彼天澤蓋使善根益得滋長耳

東坡云也無不殺之雞斯言過矣使愚信之嗜殺以縱口腹之欲者藉此而多殺曰是終不能免於殺殺之無傷也豈不害於仁術哉

古語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予雖不事口腹然每飯必有魚肉蔬茹雜進食氣為五味所勝蓋未嘗知飯之正味也今年离吾貧甚久雨遂至絶糧晨興饑甚念得飯足矣不願求魚肉也典衣得米炊熟一餐不雜它物穀實甘香其美八珍何以過欤然自笑蓋予年六十有九始知飯之正味其餘不知者蓋多矣

右人謂事順成而計工曰天誘其衷謂事大謀而謀拙曰天奪其魄然則一切得喪無非天也計謀之工拙天寶使之所謂人為者特偶然耳雖在人事不得不盡要是冥冥中自有主者存焉以智巧為也諸器也問性無形者有大力物莫能勝也凡有形者皆出其下有形之中又分虚實故山河大地不能勝水水之力不能勝火火之力不能勝風風吾四之下獨為無形而負荷地水火終古不壞大矣哉以其虚而無形也

君子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小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夫安恥吾樂循理孝第仁信忠厚廉恥吾身以敬待物以誠謹畏自重毋過其分此所謂常德正道動則逢吉吾之可安孝又是則不可安者吾當擇而富貴亦於是貧賤亦於是至哉安

刻本云家字兩衍而
刻本云存
動則大德
作亦一
刻本如

乎

心之為字蓋屬火也心火之性炎上養心者當抑而下之此刺字之義也養生家取此水字篆文 即坎卦也

刺本若
刺本草

世有非要而著書者如何曾食疏崔浩食經九篇虞悰食珍錄李林甫玉食章皇甫嵩醉鄉日月竇革酒譜陸羽茶經段相古鄴鹽梅錄韓渥比里志溫庭筠觀棋錄李習之玉木經柳宗直櫟蕭志彈棊經南卓羯鼓錄琵琶錄之類其數尚多又如房千里 子裕趙明遠彩選雖戲事亦可以廣見聞刘原父以漢官儀為彩選可故使後生識漢家憲令有益矣者

南山一頃豆意於庇身東陵十畝瓜終以避世名利之心有盡未盡耳

天下之患莫大於喪失職國家失民心此土崩之勢也

必有忍其乃有濟功名以隱忍就事用兵以能忍制勝季佛有以無生法忍成道忍固難也然忍其可忍者耳司馬懿所謂且止忍不可忍此忍此求難也

匹人一身平日把聽言語飲食未嘗少休也唯鼻與口出入息勞役頻首然其寢寐如息之出入獨無異於晝

內經素問黃帝之道書也學者不習其讀以為經之一

藝耳殊不知天地人理皆至言妙道存焉文字譌脫錯
亂失其本經予剛取其論天人之奧者離之合之正是
之手書而藏之若其鍼石炳灸之術非所能者姑置之
素問敘五運平氣與大過不及之紀金之平氣曰審平
不及曰從革太過曰堅成蓋金微不能為政但隨氣所
勝革化而已至其太壯則堅成而不受火令皆非平和
之氣也此與洪範不同或者素問為是
王氷注素問敘氣候仙春有芍藥榮季春有牡丹華仲
夏有木槿榮仲秋有景天華皆今月令書所無又以
桃始華為小桃華王瓜生為未詳生苦菜秀為莫莠榮
戊寅毛曆皆有之

靈樞經言自然妙用以寶天真自然者天之道妙用者
性之誠二者相為用而一也聖人以無為休以有為機
能入無為而應有為鈐用有為而返無為者至矣聖人
以無用為基以有用為理有用者天地之道也無用者
精神之守也得用者性命之機也故知道之為用非常
用也人氣清則寧神不離其休氣專輔其神神氣上下
常相隨也可以長生夫夫谷者泥丸也泥丸之神是曰
谷神谷神主以天真之氣為休天真者元性也心以性
為神心以心為用其動在機動則萬化應動則萬
明著於欲者然欲者為情情之生則神亡其真故神氣不
可離也人能以空入性混於香冥寂然而起則運用交

化全其效矣應靜而靜：中有神應寂而寂：中有眞
此之謂也觀此數十語至理盡矣養生之要不外是矣

刻意第六

莊子言知北遊玄水問無為謂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
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無為謂不答也又問
狂屈狂屈曰唉予將語者而忘之矣又問於黃帝帝曰
無思無慮始得道無服無從無道始得之矣彼無為謂眞
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故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此與以
林之門人皆言所得而慧可獨無言初祖以謂得吾髓
三十一善薩各說不二法門至之殊獨曰無言說離答
問而淨名獨默然者蓋一道也古今之妙理豈有二哉
故涉擬議則已去道遠矣仲尼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
如愚此無言之言非復問荅也嗚呼非天下之至神孰
能與此
人能靜坐回光反照不生一種念慮則和而即應時
自見何在將心從心號為修證而後得之所謂思盡還
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者也
惟達者能道性命之情微聖人孰知死生之說
佛云圓覺自性非性性自何也子法子曰圓覺自性也
而性非圓覺也圓覺性所有也謂圓覺為性則可謂性
為圓覺則執一而廢百矣性無所下在也孟子道性善
善自性也而性非善也善性所有也圓覺與善豈足以
盡性哉

世人以不如意欵得而失之者為逆境而子輿子曰得
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失為順則世間憂患何自而入哉
此古之至人也又曰古者謂是懸解而不能自解者物
有結之此正莫所謂當於結心解之一解六亡者是或
一道也

佛問文殊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文殊言我眞
文殊無是文殊者有二者則二文殊二尚不可而迦葉
乃見百千萬億文殊無可擯者若眞文殊何得有如文
殊幻者何約非眞
支道林說逍遙至數千言謝東山解漁父至萬餘言
嗚呼多乎哉至言妙道一而足矣一猶為累忘言可矣
奚以數千萬言為哉與漢之腐儒說若替古三万字
何異且漁父一篇文理淺俗非莊子書眉山知其妄甚
快人意也

竺法深在晉簡文坐列眞長曰道人何以游朱門深曰
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子謂深妄生分別未免
於自縛也

古老尊宿語言問答之間未嘗覿面交談也而說法度
人千里同音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了無差異非得道
者能之耶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師云我今日勞倦
不能為汝說僧往問智藏如前藏云我今日頭昏不能
為汝說麻谷見章敬遠床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

刻本遍上有等字除字滅

刻本殘刻至西字

云是：谷又到南泉威儀如見敬泉云不是不是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微云與我過禪版来得版便打牙云打則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際如前語際云與我過蒲團来接得汝打牙又曰打則任打要且無祖師意二三子之談一句一字神交理契冥符晴合如鎔金一範更無餘巧然則所謂禪者可誣也哉玄沙示衆云諸方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来如何接得患盲者拈推竪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予觀楞嚴會中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陀龍無耳而聰梵伽神人非鼻而聞香騫梵鉢提異舌知味寧若多神無身冥觸如来光中現合暫現既為風質其體元無諳滅定盡得寂聲聞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佛法可謂靈驗也哉

台之真人能以耳視以目聽非其至也視聽不用耳目而不易耳曰之用茲可謂至矣

二十七祖云貧道入息不保晝陰界出息下涉衆緣之也生死之所不能制鬼神之所不能得而窺也形固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死灰未必如於此矣

台老尊宿語意玄遠非可以有思惟心世間義理所能測度然其間自有近人情語句直指心原參者粗可晓解或得入處如僧教童子讀經畢令持卷著函內童子

剎本心

剎本也

曰其念者著什麼處達磨云將心來與汝安求心了不可得曰吾與汝安心竟道信乞解脫法門僧　曰誰縛汝無人縛曰何更求解脫曹溪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或問實相慧忠國師云把將虛底來虛底不可得曰問實相依麼或問那正曰心逐物為那物牽心為正白樂天問何以修心曰心無損傷云何要修季諭疑茶子納須彌智常云人言使尼讀萬卷書身如柳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或問如何不被諸境惑藥山云何境惑汝聽它何礙或問淨土曰誰始汝問涅盤曰誰將生死與汝大顛問石頭何者是心曰將心來石頭曰元來有心能潭以餅

剎本嗔

嗔

剎本宿

餌天皇常留一餅又以遺之曰是汝將來復汝何答僧念經雲居問念者付麼經曰維摩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巖陽尊者問本來無一物時如何著曰本來無一物教下个什麼物即休歌云答曰汝得个什麼即不休歌去是或可以推求如是然猶未免陽津也

佛言瞋習文衡發於相幷結不息心熱發火銷氣為災殺氣飛動故有地獄慧命賊怒之害於性而禍亦甚焉眞可畏也哉可戒心哉

佛弟子悟知六一七衰自言者復因共際會道成所得容言還同本悟則與未聞無有差別湯山謂香嚴曰吾

說得是吾之見解於汝眼目何益後因有悟乃曰先師
當時若為我說却何有今日事也石頭希遷曰寧可永
劫受沈淪不從諸聖求解脫此皆謂文字語言一切非
真參道者責於自得求其自得亦無所得乃以近身
參佛者窮諸行空已滅生滅隨順圓化一切發生求火
光明樂水清淨愛風回流觀塵成就以此擇塵迷心從
物隨於外道去是人者非有盜泣貪嗔之過也而去
知見遠皆圓通如此特以其狗物役心再為迴而不能
遠於物難矣哉
見聞覺知湛不揀處念念受熏有何等等此湛非真如
急流水望如恬靜流急不見非是無流夫妄念之纏於

心如水之逝未嘗止也不能返流全一此之妄想無時
得滅況沉著於愛欲之中而可以語參道乎
佛滅度有遺教傳世而大弟子如聞思大士文殊普賢
皆不見所終然是三菩薩咸有大寶坊為大道場示現
聖像或出真身變化神異如海山孤絕處如峨眉山如
清涼如天台等凡依歸誠至者皆有所見得未曾有而
佛自滅度後獨無所謂祥光感應求之不得其理
老子出關入流沙不知其所終蓋流沙在西城天竺在
印西才二千里豈古杜史所謂歸耶
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然則其所得已深矣一笑而得法若易然者由此也夫

楞本其

楞本其

刹本脫

淨名曼殊解空凡有所說言下便遣了無留朕如水中月不可執捉如空中雲無所留礙雖八萬四千章陀謂之永嘗說可也雖寂然無聲謂之永嘗默可也無說無默亦無也有無非無有非有非言所及也未入地菩薩隨順覺性猶有覺礙過患至於如來照了諸相猶如虛空則不可議矣老夫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任妄想境不如了知於無了知不辯真實吾則不知其為何人如此隨順覺性也

學佛者云智與師齊（齊）師有減師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予謂士之學道者亦然道德識見以至於文章語言須向古人中出一頭地方始立得脚住

刹本末

地獄

刹本之世

字

刹本之

刹本之中

其誰知吾者

夫

西方聖人之書十二部大典之外有雪山如來梵天蓮華仙人南天竺所說書吉祥陳勒天龍天音聲人非人苦活不飲酒地居大金剛未曾有諸仙苦行觀地觀虛空一切藥草因想覺西國帝陀典其名雜見諸經又數百品皆未至中華其間必有說此法者近世取經來南洲者絕不聞問恨未盡見也

世間萬事之紛綸萬物之業盛莫不有定數佛氏發明世出世法知其本因隨所緣出雖恒沙界外一滴之雨亦知頭數松直棘曲鵲白烏玄皆了元因又自在主童子修李書算數印以菩薩算法算無量沙服悉知顆粒多少又能算知十方世界種子差別然則非有本因定

數佛亦何自而知之一涉於數無有隱顯多寡鉅細則皆得而知之矣蓋象數之外不可測也夫孰有出於象數之外者乎

寓簡卷之七

十月讀書燈下校

寓山沈　佐詰　明遠纂

寓簡卷之八

歐陽公晚年常自嘆定平生所為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後生笑之

歐陽永叔以謫罷政事呂微仲時為館職與公書曰巧言美斐徒成鬼錦之文雅行委蛇竟玷素絲之辨其謹嚴精確如此文忠深歎之

王介甫刻意於文而不昔以詩名蘇眉山雖不求名隱然如玉三尺明自炤不可掩黃魯直離柱子此說一步不得

宋本明抄
皇朝百一選

王介甫不以刘子政爱君忧国深切为忠而以扬雄剧秦美新为美是故使刘氏以天下予莽而雄之事救逆为无罪也可行乎哉

秦嬉状元及第汪辉章以启贺會之有云三年而奉詔策罔南宫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不意求屬對之工非有意薄之也而嬉父子怒以為輕已亮章自此得罪罷置湖湘至終身不得還近地

語言之速答蓋有無心而致之者可畏也哉

翟公巽雖為蔡京所汲引然抗直不為屈初代宰相作賀日有戴承表末云衆非后何戴率随就望之心無不爾或承永懷畏愛之德京讀終篇曰音文也然無不爾或承對衆非后何戴似乎偏指欵以臣不命其承易之亦不失承字而稍加親切如何公巽曰勝矣然業已供木竟不易京亦不能奪也未幾又代作天神示現表有云聖神受命穆清告成禹錫祖宗在帝左右顧予湯孫末云在天對越之清廟肅雍之儀前席其言愧宣室鬼神之問京曰有盛事如此公巽徐曰時昔不命其承帥云過矣今日為時而出歌有旨哉京雖惡其不遜然尚能容之石林常喜道之

張衡東京賦說鬼甚衆其言很戾音恨子萬童卅首玄製桃孤棘矢所發無臭　飛磷雨散剛癘喑嘔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陵天地絶飛梁捐[illegible]文蝄魅

骭蒼聿切 狂斬蜼切危蛇
溺女魄於神潢殘蠼與岡象殪烏計切野仲而識游光
八鼃為之震慴魂魄嫉蠆域音與畢方度朔作梗哺蜡守以
欃槍神荼副為對操此刀切索菑白察區隅祖妻司執遺
兇京室寇清罔有不歸此文雖多物魂然情狀無所寓
翟汝文公棨作內中大儺文云云乃有託諷之意其文
亦古雅有秦漢間風力
程子小紹興初為史官以狂暴得罪歸蜀遷靖州表謝
曰為其自作弗靖故使謫居此邦人以心能自狀也
有薦人而不副所期者因答謝牋曰金九初落曾見紹
於館言玉柄頻揮笑誤誇其解舉能言鴨陸龜蒙事解
舜宰叔子鶴事世說所謂羊公鶴也
王厚齋制舉時問讀書之法於眉山以書答云別
牋所示老病廢忘豈堪英俊如此責望此年應科日時
記錄名數沿革等大畧與應舉者同耳亦有此節目文
字皆被人取去然亦無用也實無捷徑必得之術但如
君高才強力積年數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實皆命也
但畢意欲此年為李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書之富
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盡取但得其所求者
爾故願李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
聖賢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
事跡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它皆倣此此雖似迂

鈍而它日孝成八而受敵與沙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
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笑承下問不敢不盡也前輩教
人讀書如此豈庸淺求速成苟簡無根柢者所能哉
此書今集中不載孝者當書紳故表而出之
予中進士科後從石林於京山予時欲求試博孝究詞
石林勉予曰究詞不足為也宜留心制科工夫它日孝
成便為一世名儒得失不足論也因授予以所編方略
又極論修習次第曰天下之書浩博無涯昔有人習大
科十餘年業成因見田元均論及論語正義中題目元
均曰曾見博士周生烈傳中亦有一二好題合入編次
其人未嘗見此書也元均笑因取而示之其人慙自

刻本曰合
曰離
刻本時時時二字

以未始孝也雖然題目如海中沙其要有十字而已曰
明曰暗曰疑曰頑曰今曰合曰離曰揩曰拆曰包曰胎不
出此十字也予曰暗者何也曰明暗皆言數也暗如因
民常而施教是也周官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
二教為題目字中不見數而藏五與十二於其間焉此
家難測度若明數則如既醉備五福祭有十倫是也曰
疑者何也曰堯舜湯禹所舉如何是也疑若唐虞夏商
也乃是魏相傳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受詔長
樂宮中謁者趙堯奉春孝舜奉夏兒湯奉秋育禹奉冬
高帝時自有一貢禹四人各職一時也又如湯周福祚疑若二代
也乃是杜周傳贊云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迹其福

祚元切儒林之隆莫及也此為家巧曰須何也者曰形勢不如德是也意思語言子史中相近似者殆十餘處獨此一句在史贊令人捉摸不着雖東被猶惑之故論備舉諸處以該之也既而歎曰此李殆廢絶矣吾子勉之或能振舉百半之墜典也予懶墮與世不合無意於求知終不能稱石林之遺意深所歎恨但綴緝記誦處不全負石林所期耳

為文當存氣質氣質運圓意到辭達使是天下之至文若華靡滔艷氣質彫喪雖工不還尚矣此理全在心識通明心識不明雖博覽多好無益也古人謂文滅質博溺心者豈特為儒之病哉亦為文之弊也

作世俗應用之文當如快吏主斷並緣法令應時決遣甲午十月二日天欲明夢宣尼令作鏡銘中云湛然清明灼彼羣昏餘語皆不記

秦會之既主和議大帥皆罷兵權賜田宅于鳥岳庚作謝表有云功狀蔑聞敢遂良田之請謗書狎至猶存惠壤之盟會之讀不樂

人之為善須出於無心若有心則非為善矣有為利而為善有為名而為善其去為惡無幾矣

養生家言几人晨興索衣而侍者謨交衣以進慎勿出聲便接取服之必有大喜讀此者往往信之而不知其旨也清晨榮衛流行法當爾節語言葆惜和氣人多忌

刻本云吳字而未

性方著衣欲起而顛例及覆必將躁恕叱罵則所傷多矣若明以此告之固當知戒然或遇事輒發不能小忍及悟則已有所損矣故為有喜之說以誘之人心幸其有喜必隱忍而息怒非實然也

刻本猶此

久處窮困百事無成心若死灰掃除諸妄皆以淨盡無所願望矣然猶未能忘者尚願逢出世師得安樂法眞氣自守均無饑渴和氣外無寒暑衣食所需不復動念耳目聰明思慮清靜故履輕健寢寐安和活一日

刻云四字

一月一年百年任其自然如此足矣或者至誠所格仙佛憐念天或賜之未可知也但行住坐卧專精凝想庶其有所遇乎

宜此兩渭心役心

刻本失此一行

動靜當要深思得失不須先慮雜初若不可耐洗心內聽心息相依息調心靜此攝心之至要神氣交養氣定神全此存神之至要

予嘗客嵩樓居樓下市聲喧雜初若不可耐洗心內聽一二日後寂無所聞蓋與逃空谷者略無少異以此自悟能從耳根返源則無所往而不靜也聞蓋塵耳

庚辰五月十四夜泊舟桐盧郡津亭下一更初惡風暴至山川震動大木盡拔急雨如傾江水湧激大浪高於岸旁屋冒雨登岸宿民家屋搖動欲飛去丸聲珊珊空中相擊墮至天明然後已移泊津亭上望江外星山天色昏暗像有無中不可見不一瞬間煙開雲霽峰岫

刻本缺此

厝出重疊秀潤若未嘗有雲物風雨也因浩然歎曰偉哉造物之功乃能如此今人欲以智謀強取命中所不得有之事意將與造化爭長雄也豈不殆哉

幼時故老為予言江京宣政間極隆盛時公卿輿服華煥騎從傳呼甚寵觀聽莫不歆艷也有富人居通衢第宅園池花竹幽深其人不願為官後房聲色侈麗自奉養至厚平時不至廳事未嘗與士大夫相接亦喜讀書議論自高一夕歲暮雪中合樂張宴甚盛子弟侍坐衣久未罷而雪勢愈盛宰相趨朝騶唱過門主人笑曰此輩良苦於國家何所補益堂堂如此而其中可愧者多矣而輩宜循分守無妄意功名勢位則常終身無求享

此安樂不然生理一壞雖得顯位不免如馬上趨朝輩思凍矣衮衣繡裳世皆以為榮吾不與易也予沈予曰是蓋富隱者也無羨於功名而未免於多懼尚不若吾貧隱云

吾為兒時見蔡氏京攸父子及王黼童貫梁師成輩皆勢傾天下及靖康之敗厝骸如狗彘夫以非才居大位以非道擅重權未有不亡者也天地四時尚有消息而況於人乎況為非道者乎

客語予曰甚矣子之貧朝不謀夕而無憔悴之色豈和道者耶予曰世莫榮於仕宦而吾以娛惡為生靈之故明知其及禍奮然為之人其樂於嗜慾而予惡四十九

耳之非一念勇猛清淨獨寢其視柔明季慧心若脫去疾
疢之膏肓也夫二事者吾不以為難而況貧賤者曾足
以動吾心乎
予沈子老矣無田可耕無園可鋤無屋可處大率皆無
耳更頹於身無病於心無念於人無往還於世無交詩
於妻兒無愛戀則亦於死生無凝滯矣天地萬物同歸
於無豈不快哉
予行信州豐城訪靈谿巖洞未至十里小休於道旁
民居會其家飲客方起須臾有一耕夫未就予入飯穢
積荷田具主人憫其勞且飢謂曰飯未及炊也有飯客
所餘肉餅爾姑餒之農夫欣然懷之而出予入問何往
則曰我之母年七十啖麤飯耳此盛饌我作若雖餒甚
不忍嘗也將以饋吾母故不待飯而往耳予聆其言昧
然為起嘆曰此農夫耳而知孝其親非由季問而能然
也蓋天下之性本皆如此有物敗之故不能充其性耳
世之有愧於此農夫者多矣其人姓王氏
人而無心能使物亦無心神運是也物之無心亦能使
人忘心觀水與月璧應亦為之澄靜也
周世宗嘗疑涇帥史懿數家詔晉州節度使楊廷璋
使陰圖之廷璋明其無他懷認書見之懿曰死不敢辭
乞免妻子廷璋屏左右語之曰吾以百口保君君單騎
入朝可也懿從之遂得免禍及家有天下廷璋猶在晉

耳刻本作
耳耳字作
耳字作
時字

監畢荊罕儒者疑廷璋周之戚里近親也故殺之以為
己功每見心衷甲慄刃廷璋知之待以誠心略無疑畏
會春日當宴罕儒夙興尚早徘徊獨語曰事久變生今
日不可失也因假寐恍忽如夢有神人謂曰廷璋忠實
無異志不可妄殺驚覺汗下悔遣獬刀於地往造廷璋
再拜謝過具言所夢廷璋愕然曰有是哉吾昔者亦夢
神人來告曰汝有陰德天固報汝吾為汝解監軍之禍
可保無虞也吾夜半起坐命門客書幅紙記之方欲與
君語而未敢也因探諸懷以示罕儒其所言神人容貌
衣冠劒履無差焉二人相持而泣結　終身嗚呼異哉
世所謂陰報者豈誣也哉豈可忽也哉

劉玄果共并未分

衡山南嶽祠宮舊多遺跡　徽宗政和間新作燕樂樓
訪右曲遺聲聞宮廟有唐時樂曲自昔祕藏詔使上之
得黃帝鹽苏支香二譜黃帝鹽本交趾采獻其聲合樸
亲不用而苏枝香音節留美遂入燕樂施用此曲益明
皇為太真起生日樂成命梨園小部奏之長生殿會南
方進苏支因以為名者也中原破後此聲不復存矣又
傳舊宮廟壹門屹立中入氣象雄傑其西掖門常以兩
鐵鍵重各千鈞掖門不得妄啓過國家出大兵有所征
討則遣中使祭告用武士百人移鐵鍵視出兵之數凡
兵出幾萬則啓門　千尺法甚嚴不得少差大約不
過尺餘事畢又遣使告謝武士舉鐵鍵塞門如故從有

廟未如此皆莫知其所謂也自廟焚之後礎亦莫知所在此制亦廢矣

寓簡卷之八

十六日居起一枝陰

○○○○○

○○○○○

○○○○○

土茶噴後枝記

寓簡卷之九

衡山有道人本書生齊家隱山中一旦又城市藥故人忽見之牡其神氣清明問其何為對曰佩蕙紉蘭已是青山獨往採芝禽相終當白日上昇故人邀飲酒倏不見

沈 明遠 纂

刻本明刻玉茶噴後枝記

杜子春若貧遇老人於西市與錢三百萬用盡又與一千萬復盡又與三千萬子春笑曰此而不救貧在富豈望張老與常義方金二十鎰又與一故席帽令於揚州比卸賣藥王老家取錢一千萬李生遇二男令持柱杖於波斯邸取錢二千萬世間有如許財錢而貧者求一介

刻本操
刻本尚
刻本李之彥
刻本李之彥
另見二刻

不可得張景藏謂馮元常於相法取錢愈多則官愈進
妻師德性自不貪使其取錢必敗盧懷慎雖責而貧死
忽復生曰冥司有三十爐曰夜為張說鑄橫財我無一
爲貧富信有定命也哉李文饒一生食萬羊而世有終
身不知肉味偶得一肉而夢羊踏破菜園者命不同也
野人樵深山中見巖間有若甕者攀援視之有黃金滿
中而歌側將傾地上遺錢五百野人驚喜慮其散失取
大石盡力搘甕甚安密記其處回將錢以歸買飯令子
孫飽食將勠力盡取爲飢至前處則失甕所在傍有老
翁詰之曰此神所秘藏以鎮此山歲久將崩故以錢五
百傭汝搘耳因忽不見夫物之不可妄取也如此神

刻本兩作
雨

物示見將以戒夫世之貪求非分者非為戲也而斷渭
橋路雷轟萬福碑信有之矣
路元迪公強政和中奉使三韓舟行海中忽見黑山涌
起波間山頂有光如兩日並出者宮建大悲亦師曰此
大龜出遊兩日者其遶旦也當急以三牲祠之公弼口
占祝詞遶宮焚香再拜接牲急以乃設又予嘗迎親
海上至補陀山望見海中數十里外有旌旗如軍行數
萬騎者 渤東不問其
刻本脫肩
史記書此
鼉也頭史精近山石為之
刻本三國演義
演國天神祠前有一魚骨二之小竅中通騎馬往來
因記憶前二事書之天地之間亦何所不有哉

剡本隱

剡本小

剡吉祥士

剡吉祥士

唐時猶有神仙劒客俠士游於世如非非子夜半擊刺從諫斷其護項玉璞隱娘竊取劉昌裔卧內獻襆金奩王敬弘小僕夜半入長安城取綉囊裹琵琶因獲禁中玉枕三襲女子取潘將軍玉念珠於慈恩塔相輪上皆受劒術為俠尚氣報怨者近世不復見亦無傳為

宣和間執政鄧子常家有一女子絶色然其性理乖異多獨處寡笑言覽鏡塗粧欵半輒止未嘗竟也年十五六時未敢議親一日見儀鸞司供張堂上有盛幄幕大竹籠甚新潔忽命取籠觀之又令汲水數斛滌之出錦數段令表裏底蓋皆施重錦襯之極穩帖入坐籠中出其喜因留籠卧內時坐卧其間雖父母乳嫂皆莫曉其意歲餘盛夏有大風雨至女簪皇入籠且命覆之震霆一聲烟霧充塞異香聞於內外良久視之則已蛻去有空殼存焉耳鄧氏異妻極祕之押其蛻而藏之親戚知者皆不敢問

漢比地郡靈州縣在河之中隨水高下未嘗論沒號曰河奇又東坡作讀州詩小洞詩曰人言洞府是龍宫此言外降隨波與海通共坐船中那得見乾坤浮水水浮空其汪云洞在淮上夏漆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又今吳興郡南門外十里許大溪中有小洲廣二畝餘其上生草獨欝然亦隨水高下名曰浮五山見於圖經舊矣予鄉黒山無巖不過其傍視之信然雖大水迳

溢高岸皆論溺而洲不沒旱歲漢流益減沙石俱露而
此洲不增高也亦靈州之類欤天地之間萬物回薄震
荡相轉其理自有不可曉者或云潤州金山下郭景純
墓亦然

武氏謝石者蜀人善相字言人禍福多中宣和中至汴
京徽皇聞之戲書朝字令中貴人密授其客繆以己意
特問之一見輒再拜曰上天奎壁之文萬壽之象也客
曰毋妄言石曰朝字者十月日皇帝天寧節也客歸
語中貴人具以聞徽皇異之召見禁京為言晚節當誅
京大怒奏石訕侮付開封用杖而逐之紹興中石押馬
綱至行朝又以其術動朝士相一字至萬錢其言巧發

高中子卿又人錢元素自外任召對見石書請字示之
石曰君其為監察御史乎請字言秦也已而果然
如此類甚衆予謂世間萬事無非寓也能以無心而觀
所寓為其有以知之矣石何足以知此亦偶然耳

蔡州宣和間有一士人家書室中忽然見小蛇文章陸
離蜿蜒凡格間見人不驚畏不敢傷也每日惟巳時則
見至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人異之不能名也因伺其
至則捕之置鐵綠籠中逮午理現之則堅冷化為石矣其
質巧妙天成雖鬼工不能加也明日巳時則復蠕動飢
又復為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工人寶藏未
京師見中人梁師成師成歎曰此神物造化之所寓也

禁中有天禍天兎或以其時見則其物也士遂獻之
義獻以書名世無聞然王氏一門自多能書者如
丞相導大司馬敦太保弘太子詹事鎮荊州刺史庾翼
揚尹僧虔黃門侍郎渙之會稽內史凝之豫章太守操
之中書令怙領軍洽散騎常侍徽之東海太守慈特進
曇首衛將軍珣中書令球皆世受筆法往往造微入妙
蓋平居見聞目熟易為工不作難也予觀後魏盧志與
其子諶皆法鍾繇書予孫累葉世有能名至邈已上纂
善草隸伯淵尤謹家法白馬公崔弘度衛瓘體其家亦
多名輸浩為冢若故魏之工書者有崔盧二門亦王氏
之比耶然王氏家孝才軍尤著非特書之一藝而已天

筠自叙云世傳安平崔氏汝南應氏其家相繼以文稱
然不過二三世而已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人人有
集如吾門之盛者也考其言信然矣

筆法自蕭翁以來模寫北擬取諸物象殆盡其妙如為
心畫傳神也謂鍾元常行間茂密如雲鵲游天暈鳧戲
海水古軍如龍跳天門兎臥鳳閣張芝如漢武好道馮
虛欵仙羊欣如大家婢為天人李止羞澁終不似真蕭
子雲如芭峯但日孤松一枝荊軻負劒鋒力雖當李鎮
東如芙蓉出水文采鮮明索靖如王謝子弟縱復不端
爽有一種風流氣力畫之如河間少年李休容艳不可
奈何王僧虔如飄風忽來鷙鳥乍飛阮妍如貴游失品

刻本常

不復排斥英賢王褒時斷風流勢不靜貌師宜宮如朋
羽未息李翺自退陶隱居如吳興小兒形質未成而骨
格峭拔吳施如新亭倡人一往揚州出語便意態生表
寂如深山道士見人便退縮張斯如辯士對揚獨語不
回行必會理又書苑謂衛夫人如玉壺承瑤臺月婉然
芳樹穆若清風逸士飛白霧縠卷舒烟空炤灼索靖草
書絕世名曰蕭尾銀鉤張旭謂褚河南用筆如印印泥
如錐畫沙又謂草書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亟栖自謂飛
鳥出林驚蛇入草懷素得古釵脚魯公得屋漏痕寶
謂李斯釵頭玉筯金尺共不雄耶像工妙親切
語亦甚寺或類滑稽可喜又有帝續九品書拳嗣真書

刻本批

評箸議論不及於前矣
王僧虔工書當宋武世常用掃筆書以拙見容至齊高
帝與論書則謂言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
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一其言不讓略
無隱情蓋以齊高帝比宋孝武為不忌嫉臣下故也書
小伎再人主自賢而嫉能至使其臣下有隱情避禍者
況天下事治亂成敗聰言甲材之間有大於此者乎故
欲盡人之能者莫若至誠而有容也
孝書者謂九書貴能道變蓋書中得仙手也得法後自
變其体乃得傳世耳予謂文章亦然文章固當以古為
師孝成矣則當別立機杼自成一家猶禪家所謂向上

刻本陳上
五一次

轉身一路也

鄴臺瓦皆雜金錫丹砂之屬陶成先大父得其遺九完全不毀琢治之爲方研愈薄而益堅縝膩而廉密入墨而宜筆金砂之性猶存故水請之而不燥真奇物也世所傳用厚若塼而燥者皆僞物也

歸退之嘗得李陽冰家藏科斗孝經及漢篇宏官書兩部至寶蓄之以歸公好古書也而亟以予歸公又嘗得右書人物曲極其妙謂非一工人所能運思蓋集衆工之所長雖百金不顧若以予趙君此二物皆世之寶而退之不能以予人退之可謂不溺於多愛者矣今人有蓄書畫者往往耳剽不識眞所藏未必善非古人合作也而局固中襲不忍出以示人至不敢自展玩可謂陋且愚矣

昔賢謂見佞人書跡入眼便有雌豎側媚之態惟恐其汙人不可近也予觀顏平原書凜凜正色如在廟堂言辭論天威不能屈至於行草雖縱橫超逸絶塵猶不失正休未必翰墨全類其人也人心之所尊賤油然而生自然兒異耳

唐李嗣眞論右軍書樂毅論大史箴躰皆正直有忠臣烈女之像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女順孫之像逍遥篇孤鴈煩跡遠趣高有枝峻抱素之像畫像贊敘神賦婆儀雅麗有於莊嚴肅之像皆見義於成字予謂

以意求之耳當其下筆時未必作意為之也亦想見其
梗槩云耳
李陽冰論書曰吾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時之常於日
月星辰得經緯昭容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霑布滋蔓之
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休於耳目口鼻得喜怒
慘舒之態於蟲魚鳥獸得屈伸飛動之理陽冰之於書
可謂能遠取諸物所養富矣萬物之變動造化之生成
所以資吾之用者亦廣矣豈惟翰墨為然哉為之亦猶
是矣
書固藝事然不得心法不能造微入妙也唐文皇帝如
於翰墨常病戈法難精乃依戩字空其右而命虞永興
填之以示魏鄭公曰朕圖書世南似盡其法鄭公曰天筆
所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下可擬然惟戩字戈法乃
過真太宗驚歎參之精鑒之明乃至於此作字尚耳況
於修身參道為國為天下立大事而可以苟簡鹵莽姑
息而為之有不敗者乎勤公之鑒裁可謂入神矣
曾南豐政漢武都太守李翕郙閣西狹頌稱翕嘗令通
池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連理文祥
皆圖書其像刻石在側蓋建寧四年也子固云近世士
大夫喜藏書自晉已來名畫有存於尺帛幅紙者皆寶
之而漢畫則未有得之者及得此圖然後始見漢畫也
子固之說云爾然予見王逸帖云少成都季有文翁高

朕石室及漢太守張敎畫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畫皆精妙可觀予後因從蜀人求臨本脫乃得石刻信如逸少言然則石室之畫又先於武都笑子刻作兒如影耳猶可以槩見其髣髴而已 刻字而已二字

或問韓幹畫馬何所師幹曰內廐馬皆吾師也此語甚善夫馬之俶儻權奇化若龍鬼龍為文者其精神如電走風馳殆不可以心手形容惟靜觀其天機自然處或有以得其生成駿逸之態若區區求之於筆墨之間所見已無生氣矣九方皐賞其神後而遺其牝牡玄黃者得此道也

唐天寶中有尚書郎張璪性喜繪畫多出意象之表松石尤奇東宮嘗子畢宏亦以韻度擅名一時然每見璪翰墨未嘗不心服因師問璪筆法所受璪曰吾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宏驚歎而已予謂璪之言實特畫哉蓋亦為文之妙旨常以神遇以天合不以目視耳聽者也豈求之筆墨形似之間哉此二語可謂名言矣

十月十二日校於知不足齋

寓簡卷之九

明遠慕

寓簡卷之十

休話

草木之家香昔如沉水栴檀龍腦蘇合薰陸
薔薇薝蔔末利雞舌之屬皆產於嶺表海南南夷遺集云
雷化已南山多笭箵上薿香芬襲人動或數里予嘗推
其理火盛於南方實鍾生土性味甘而臭香其在南
方乘火之王得其所養英華發外是以草木皆香此實
理性之自然者而前此說香自范蔚宗以下未嘗有及
此也黃帝書言五氣香氣湊脾古人固知之矣楞嚴云
純燒沉水無令見火此自佛以來燒香妙方也
史稱林邑國產沉水木歲久樹身朽腐剥落殆盡其聖

實不變者勁如金石是為沉水香出天竺單于予觀近世以香著書者皆不稱三國而獨出南海瓊管黎母之地其外則占城真臘三佛齊大食等国而林邑天竺單于無聞焉豈歲久土氣變遷或者所產不富抑又蕃舶之征過於侵刻遂不復至中華耶凡香之至美至善者惟真臘真臘之又善者曰綠洋

一說来根曝乾即赤苟割其根皮而然也

于官維揚春暮縱觀芍藥真一時勝賞蜚祠殿之側有老圃業花數世矣一日以花来獻予售以斗酒因問之曰人知賞花耳吾欵知芍藥之根所以赤白有異種耶曰非也花過之後每旦遲明而起鬲土取根洗濯而後暴之時也遇天暗日色猶烈抵暮中邊皆燥斷而視之雪如也儻遇陰雲表裏滋潤信宿然後乾色正赤無疑矣蓋得至陽之氣則色白而善補醫家用之以生血而亦痛其受陽氣不全者則色赤而善瀉功用不侔自然之理也醫家未有能知此者又云洗花如洗竹非用水也芟取其病根螻螘蝨蚘蚓着食之餘耳其言甚有理又云吾自高曾世傳種花但栽培及時無它奇巧蓋以不傷其性自得天真故根堅耐久近世厭常而交右專尚奇麗吾為之食所迫不能免俗乃用工力智巧剪副移徙雜以肥沃藥物注灌花始變而趣時態十有七八異於常品矣然不能久遠經數歲輒瘦悴縱未朽腐而

刻本說

刻本視二

刻本北

刻本三千

刻本吉下
井字

刻本有寺
井二字

花盡力矣蓋先世之所能者天也吾之所能者人也人
竟能勝天者那故吾親花有憔色也此言又似知道者
戲謔君子所不免然不至於虐則善笑大抵譏誚之語
先發者未必切害而報復者往往奇險深酷西晉窪豹
嘗詣郡郡時姓陳戲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遽荅曰民
之去杼如明府之去陳恒可謂敏矣
梁張率不治比事嘗詣家僮載一千斛還京既至遂
耗太半問其故曰首鼠所耗也率笑曰壯哉崔鼠竟不
詰問沈有中嘗游會稽登天寧寺觀鰻井井水之虧盈
曰與海潮相應中有靈鰻人罕得見存中偶見之與客
語其事且曰鰻之狀若殿柱然客曰好龕鰻予謂張率

載米之僮正用著天寧之鰻也

酒客為令以詩一句影出果子名類廋語如云迢迢良
夜惜分飛是清霄離清霄離青消梨也又云黃鳥避
人穿竹去是山鷰逃山鷰逃者山櫻桃也又云雙荷翻
雨落鴛鴦是水淋禽水淋禽者水林檎也但恨語太俗

皇歛者出令曰迅雷風烈烈風雷雨報曰絶地天通乀
天地人或人曰吾得乾坤乾坤得位

汴京時有戚里子弟後臣者談籀文史誦唐律五言數
千首多俚俗語性滑稽喜朝謔當出入禁中善作臨江
仙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為謔以調時人之一笑徽里
朝胃花石綱泝江淮奇卉石竹雖遠必致石之大者曰

刻本甚

神運石大舟排聡数十屋僅能勝載既至上皇大喜置
之艮嶽萬歲山下命俊臣為臨江仙詞以高字為韻再
拜詞已成末句云巍峩萬文與天高物軽人意重千里
送鵝毛又令賦陳朝擡以陳字為韻擡亦高五六丈圍
九尺餘枝柯覆地幾百步詞末云遠来猶自憶梁陳江
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其規諷似可喜上皇容之不怒
也内侍梁師成伝旨令字韻俊臣曰改可為好詞以
詠師成詩句之美且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云用心
勤若是新詩吟安一个字燃数百斷数莖髭上皇大笑師成
愠見諸俊臣漏泄禁中語責為越州鈐轄太守王黼聞

刻本無此二字

其名置酒待之醉歸燈火蕭疎陳明日進詞見帥叙其寥
落之狀末云捌窓摸戸入房未覓歌歸院落灯欠下樓
臺席間有妓秀美而肌白如玉雪頰有靨氣韻豐甫
令乞詞末云酥胸露出白皚皚遥知不是雪為有暗香
来又有善歌舞而躰肥者詞云只愁歌舞罷化作彩雲
飛俊臣亦頗有才情其用事工止如此耳

刻本有三字

司馬温公薨時程順以臆説勉如封角状東坡嫉其恠
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閣羅大王者耶人以
東坡為戯不知妖亂志所載吳堯卿事已有此語東坡
以比程之陋再坡每不假借程氏誠不堪其迂僻也
貢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慊豆不贍程福不

刻本無

刻本凡

刻本無字

刻本因下有
脫字

刻本作但
有雄聲

完大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　有一子年十二禹自
言如此是正七十時始生此子也禹非但不能謀國亦
不善養生然猶自恨血氣衰竭
先大父官會稽時儀掾謝某賅儁尚氣好直言而士皆
王某者挾勢險儌恨謝不下已諂於大守將誣挾致之
深文先大父為辯白得免猶以公罪罰俸謝至簽廳撤
髯自若而士曹者以進奉王甫得賜緋魚同日受命誇
炫甚喜因謝曰謝儀掾之刑書薄乎云爾謝應声曰王
士曹之章服赤也何如白通好下數十人無不絕例王
慙甚不能出一語聞者莫不快之
蘇頲嘲尹姓曰丑雖有足用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以
人劉原父嘲吃者云未是昌家又為非類但有雄声雄
聞艾氣謂周昌韓非揚雄劉艾皆病吃此亦善謔也蔡
君謨戲謂陳述古曰陳平首心終是惡西應声云蔡襄無
口便成哀可謂名對君謨大不樂近乎為　矣機到語
不竟自至不可過也
有故人喜諧謔見人家後房或比里倡女多隱諱年歲
往往不肯出二十以上故交戲謂曰汝等亦有試年恩
例盡被燒毋李仙道人買春盖道士多誕誕動輒算數
百歲耳
高宗七夕內宴至晚忽大風雨如傾命教坊進詞有應
制鵲橋仙云柳家一句家著題道暮雨芳塵輕灑盖柳

永詞也天顏為一笑

西域胡人自言其國山川峻險或謂曰山高海深宛在其貌有官奴性慧黠美目而顧微高精采照人或謂曰爛丁如當下電明皇時番胡入見伶人譏其貌不能堪相與讬許於上前伶曰官家勿信此等淚桔槔打不出有儒生膚色黑如漆嘗著白襴出謂無名子戲之曰君便是白雲抱幽石也又作賦詠其黑有隔句云行到暗碧　前必言吾過矣吾過矣坐向退光閣內則稱某在斯某在斯

西安諸江多名士有江漢字朝宗買奴適姓子因命之曰于海蓋取江漢朝宗于海也其好戲謔如此

刻本晴

刻本青

刻本鸚

刻本青字

常州有州李生夜盜僧寺狗烹之僧訴于州守以其士類也謂曰汝能為盜狗賊可觀者當貰汝罪生曰能守命小賊押偷字生應声曰僧實無義狗誠可偷罷佛宮之夜次充儒館之晨善博飯引未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難回顧兎之頭守笑擇之耳刺以文章書語為酒令如酔卿曰月所載亦可以見其博聞巧發應機之敏黃魯直到華老丞相同在館中每過庖人請食次魯直顧治珍味刺比人性樸拙多云柬若契蒸餅卿音頗質黃不樂其簡倦一日聚飲行令以三字離合成字或云成丁或云成四或云玉白珀石碧或云里予野止墅黃云未安委鬼魏刺未荅黃遽云僕當奉

剌本作来
文初校

代以来加正整如何盖其聲大似蒸餅之語也坐皆
笑劉不樂 剌本云一坐皆笑大不樂云

剌本其

偽齊列豫既僭位文饗皇臣教坊進雜劇有處士問星
翁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今新主有天下抑
有嘉祥灵瑞以應之乎星翁曰固有之新主即位之前
一日有一星聚東井眞所謂符命也處士以杖擊之曰
五星非一也乃云聚耳一星又何聚爲星翁曰汝固不
知也新主聖德比漢高祖只以四星兒

裏剌本
誤作黑曰

政和中李子皆試經義有李生治周禮堂試禁宵行者
爲題此生荅義云宵行之爲患也大矣凡盜賊姦淫羣
飲爲過惡者向晝不敢顯行也必昏夜合徒竊發蹤跡
幽暗雖欲捕治不可物色故先王命官曰司寤氏而立
法以禁之有犯無赦宜矣不然則宰予晝寢何以得罪
於夫子李官者甚喜其議論有理但不脫以宰予晝寢
爲證之意因召而問之此何理也生負乃曰晝非寢時
也今宰予正晝而熟寐其意必待夜間出耒耕行亂也
耳李官爲人笑而罷

乾隆癸巳十月十六日從吳君藻本校正 陳昭齊校宋剌本校正

寓簡卷之十

此書曰與楊左土有校讎錄手校

乾隆己卯九月廿七日校畢

此編抄之已二十三年矣始借門生華水部序
宋刻本僅存校一過乙丑其侯夕數百字方為全書
藏之茶夢閣上為老饕消閒之具同志者見之
必當余清福
隆慶辛未冬十月二十三日自記山七十七翁姚咨識
嘉靖己酉春正月館童淩定摹門生秦汝操抄本共九十六葉

寓簡序

祕閣訪陳眉公于翁青溪工共談未盡花吟黃鳥聲
一時清適頓洗我十年塵土間當眉公晚眺林中子
挑一日當令鄭架不淨不必掌扑掃祕笈妙更有祕
笈若眉公惟從容出餉文部公襟懷屬予謂君湖人
宜多讀表章之典多從從雜陽齋齋歸昆山藏之冷板足再日如垂二十格
有奇矣合春前後長之矣興又出寓簡一快寧示予
受而九一讀之愛文部也德寓完抄祕
之閒中又五年文部果校讎林

投贽款昭伯仲为地卿中丞兩公晨當于勤述就予索
抄本予以未得回笑持寓三間曰湖中先達自有本也風
光但不堪攜白蕉山白雪間使小亚見前款昭曰正之
妨野鹤警炫我家籍如當持之東行以當苔窗一序雪
而予亦曰諾
天啓丙寅花朝七十六翁居实甫大汲書于昆山之環碧
閣

新安程璟重梓康熙庚寅序 第款昭

崇祯壬申曲七民序